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成果

是谁在造钱，偷走我们的未来？——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

铸币论·第七篇 发展理论

用“生育铸币制度”打通经济循环，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何泽寿

ORCID：0009-0008-9660-2669 作者主页：https://chl.cn/lunwen 修订时间：2026-11-15 V66

推荐引用格式：何泽寿.(2026).铸币论.Zenodo 预印本.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333153

摘要

为破解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导致社会分配失衡和生育衰退的经济循环梗阻，落实“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国家战略部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本文提出用“生育铸币制度”打通经济循环，核心是构建“人本循环”发展理论：以“人的再生产”为循环的起点、终点和核心驱动力，将增量货币经由央行、社保部直达育儿家庭培育民生资本，激活刚性物质消费与潜在人力服务需求，推动物质和服务生产的精准响应与就业充分吸纳，形成“货币主权归民+物质产销平衡+服务消费升级+社会互助深化”的经济发展新生态。

主要创新是提出“以投资于人牵引投资于物”的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和“劳动力价值最大化”下的市场均衡新理论，以此重构经济循环的底层逻辑，支撑“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根本转向。目的是促成经济发展回归“人的再生产”本源，服务于人的生存、繁衍与全面发展，实现“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和民富国强的社会理想。研究表明，生育铸币制度将催生出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是打通经济循环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将推动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实现，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铸币论；生育铸币制度；人本循环；市场均衡；国家经济学

研究说明

2025 年我国新生儿已锐减至 792 万人。若不改革，按人口学家梁建章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 2023 版》，到 2050 年我国新生儿将跌破 500 万人，到 2100 年或将跌破 100 万人。显然，这将动摇国本，失去发展根基，走到“人口亡国”的危险境地。

《铸币论》以“货币本质是劳动力”为元命题，构建了“国家经济学”新范式，

作者：何泽寿，中国注册会计师、土地估价师、咨询工程师（投资），重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财务负责人。联系邮箱：78302420@qq.com

揭示人口危机的根源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提出用“生育铸币制度”取而代之。

研究表明，我国建立生育铸币制度，能够补齐消费短板、恢复正常的生育率和推动充分就业，形成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的稳定锚；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成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从根本上解除人口危机、走出经济困境、摆脱美元剥削，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铸币论》总目录

第一篇 前言、序言和导论

第二篇 历史理论：欧洲金融资本窃取中国“白银铸币税”导致明清两代国运衰竭——美元霸权溯源与中美货币制度竞争

第三篇 货币理论：货币本质是劳动力，用“生育铸币制度”做强国内大循环

第四篇 改革方案：用“生育铸币制度”扩大内需，建设真正的发达国家

第五篇 制度批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人口危机，不可持续

第六篇 战略理论：中美博弈的核心与本质，是货币制度的终极较量

第七篇 发展理论：用“生育铸币制度”打通经济循环，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第八篇 国家经济学宣言：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反人类，用生育铸币制度取而代之
——构建“国家经济学”新范式

第九篇 国家经济学理论纲领：生育劳动铸造货币

本文目录

第一章 引言

一、研究背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造成经济循环梗阻，正在制约中国式现代化

二、研究定位：经济循环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探索

三、创新成果：形成国家经济学的专属“经济发展理论”

四、研究意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原创性经济发展理论支撑

第二章 千年货币垄断制度下的“市场供需失衡”困局

一、货币垄断制度导致市场供需失衡

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个体行为扭曲

三、本质分析

四、传统理论应对市场供需失衡的局限性

第三章 构建生育铸币制度下的“人本循环”经济理论

一、理论内涵：人本循环是以人的再生产为核心的经济循环

二、理论外延：五维边界与核心特征

三、理论突破：以投资于人牵引投资于物，实现内生性经济增长

四、“人本循环”系统动力学流程图

第四章 生育铸币制度破解“市场供需失衡”的理论逻辑

一、分配重构：货币主权归民与生育劳动价值补偿

二、约束适配：物质消费有限性、生产可控与服务无限的协同

三、循环激活：实现产销两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实现

第五章 重构市场核心机制：“劳动力价值最大化”下的市场均衡

一、前置条件：用生育铸币制度推动市场均衡

二、理论突破：用“劳动力价值最大化”实现市场均衡

三、创新意义：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根本转向

四、重构“市场无形之手”：从“利润最大化”到“劳动力价值最大化”

五、对传统经济学四大核心理论的范式重构

第六章 生育铸币制度打通经济循环的联动路径与保障机制

一、打通经济循环：民生资本→消费需求→生产服务→充分就业的联动路径

二、长效保障机制：产销平衡与服务扩容的维护

第七章 生育铸币制度下的“生产—消费”新生态

一、物质产销平衡：生产与消费的精准匹配

二、服务消费升级：人力服务深化与就业协同

三、社会互助深化：形成“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的价值闭环

第八章 以生育铸币制度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发展根基

一、经济价值：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培育

二、社会价值：民生改善与社会和谐

三、文明价值：从暴力文明到生育文明的跃迁

四、终极价值：民富必然国强

第九章 构建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是生育铸币制度的必然结果

二、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将产生全球范围的虹吸效应

三、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准对接

第十章 理论溯源与流派对话

一、对国家主义学派的传承与超越

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核心流派的靶向批判

三、对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的范式超越

第十一章 生育铸币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对接

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第十二章 研究结论

一、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是制约中国式现代化的堵点卡点

二、生育铸币制度是打通经济循环、破解发展困局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三、只有实现“劳动力价值最大化”，才能真正实现市场均衡

四、“人本循环”经济理论是经济循环范式的根本性创新

五、生育铸币制度将催生出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附录：国家经济学的核心发现

正文

第一章 引言

一、研究背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造成经济循环梗阻，正在制约中国式现代化

（一）经济循环的核心梗阻：生育衰退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其五大核心特征是人

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发展范式立足中国国情，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重塑经济增长逻辑指明了方向。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阶段，同时也面临国内大循环梗阻的严峻挑战：一方面，有效需求长期不足，社会分配失衡，实体经济内卷加剧；另一方面，自 2017 年以来新生儿持续减少，老龄化进程加速，人口安全问题持续累积。

针对这一复杂局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一部署深刻揭示了破解当前经济困境的核心钥匙：**“投资于人”**。

人是经济活动的起点与归宿，是国家最核心的资本。然而，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发展范式秉持“物质生产优先”和资本增殖导向，将大量资源倾斜于物质资本积累与产能扩张，而对“投资于人”的制度化、长效化货币支撑体系构建不足，无法形成物的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相互牵引、协同增益的内生增长闭环，最终导致“生产过剩与生育衰退并存”的严峻局面。其中，生育衰退从根本上削弱了未来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供给，将使经济循环长期梗阻，最终必然使物的再生产逐步衰落。

如何从底层逻辑上落实“投资于人”，将其转化为打通宏观经济循环、催生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持久动力，阻止生育衰退，已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重大时代命题。这正是本文将要完成的理论任务。

（二）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内在缺陷造成经济循环系统性梗阻

本研究第三篇“货币理论”发现，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也是家庭“造人”的收益权凭证，主权属于人民；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是货币的价值来源、价值基准和最终支持，是货币的终极锚定。然而，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通过买入外汇、黄金和信贷扩张（放贷）的方式发行货币，将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铸币税）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导致社会分配严重失衡，使国家经济陷入债务高企、需求不足、就业困难、社会内卷和生育衰退的系统性困境。因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是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卡点。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因货币元分配失衡，导致铸币税集中于银行和大量货币集中于极少数人，使国家经济长期处于“商品滞销和消费不足共存”的**市场失衡**状态：一方面，物质、文化和劳动力商品销售困难，表现为商品积压、青年失业率高企，资源和人力浪费问题突出；另一方面，大量人口需要消费，却没有钱，面临生存和婚育

困难，尤其托育、养老等民生核心领域对人力服务的需求极为迫切，却因家庭部门缺少消费货币，无法转化为有效市场需求。例如据媒体视频报道，有妈妈为了上班挣钱吃饭，忍痛把幼儿独自锁在家中，监控显示宝宝满地乱爬，无人照料；也有老人独居家中无人照料，去世多日才被发现。类似场景在现实中屡见不鲜，本质都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家庭无力购买必要服务，使青壮劳动力无法进入民生服务领域就业的制度性悲剧。此外，市场失衡还表现为供需、价格、竞争、要素配置等多重维度的紊乱，可统称为恶性竞争和社会内卷。

以上表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已使国家经济陷入“商品滞销与消费不足并存、劳动力闲置与人力服务短缺共生”的困境，无法自拔。

经济困境的持续发酵，最终引发国内大循环的系统性梗阻，形成“销售困难→就业困难→婚育困难→新生儿锐减→需求减少→销售更困难”的恶性循环。这一严重后果，既违背了中国式现代化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削弱了“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优势；又让家庭被迫将精力集中于基本生存保障，无力追求精神文化消费，破坏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根基；更因无序生产造成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导向相悖。因此，破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已经不是政策选项，而是历史的必然。

（三）用生育铸币制度打通经济循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面对国内大循环梗阻，传统经济理论已难以有效破解：凯恩斯主义主张的财政刺激、货币政策调控等需求管理手段仅能短期、有限撬动市场，并且引发了债务累积、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等次生问题；新古典主义强调市场自发调节，忽视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的社会分配不公对消费能力的系统性压制；税收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消费补贴等二次分配调节政策都属于 “末端调节”，无法矫正前端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导致的社会分配严重失衡，因此不能从根源上激活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

本研究第三篇“货币理论”提出用“生育铸币制度”做强国内大循环，即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用于生育补助，以此补齐消费短板、恢复正常生育率和推动充分就业，形成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的稳定锚；其实质是让“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使货币主权回归广大人民。本研究第四篇“改革方案”提出，我国进行生育铸币制度改革，在技术上完全可行，还能即时产生巨大的改革红利：以 2025 年数据测算，将挖出过去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累积和隐藏的 333 万亿元铸币税红利，可用来一举清偿各级政府债务和建立全民普惠型养老基金。

为了方便理解，本文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三大类：一是**民生资本**，指家庭部门用于

保障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自有资产，其中用于满足生育、养老、医疗、住房等民生支出的积蓄，是驱动国内消费需求、激活经济循环的源头性货币准备与购买力；二是**金融资本**，指长期用于钱生钱的资本，它追求无限增殖，而非民生发展；三是**实业资本**，指投资实业，用于生产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的资本，旨在满足民生消费需求。

在生育铸币制度下，育儿家庭能够持续获得生育补助，用于培育民生资本；其实质是拥有货币发行权，通过赚取货币背后的铸币税，得到财富的实质，用于养儿育女。而金融资本和实业资本则赚取育儿家庭发行的货币符号，得到财富的虚名，不断实现资本增殖。这样三类资本将实现共生共荣的协同发展。国家则在产销两旺中收取到更多税收，用于保障民生。

本文在以上论文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生育铸币制度下的原创“**人本循环**”经济理论，以此重构经济循环的底层逻辑，具体目标是论述用生育铸币制度打通经济循环的具体机制，为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底层经济理论支撑。

二、研究定位：经济循环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探索

本文以重构经济循环机制为切入点，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五大核心特征的实现诉求，探索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造成经济循环梗阻的系统性破解方案。本文的研究定位体现在三个维度：

1.理论定位：针对传统经济理论“以物的再生产和资本增殖为中心”的严重缺陷，构建以“人的再生产”为起点、终点和核心驱动力的“人本循环”经济理论，填补“货币制度－人的再生产－经济循环”联动的研究空白。

2.实践定位：针对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人口规模优势发挥不足、共同富裕推进受阻、物质与精神文明协调难度大”等现实堵点，提出以生育铸币制度为核心载体，实现货币主权归民与民生资本培育；在此基础上，用“以投资于人牵引投资于物”和“劳动力价值最大化”，替代传统“物质生产优先”和“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底层运行机制，以此打通经济循环。

3.价值定位：锚定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推动经济发展从“资本增殖优先”转向“人的再生产优先”，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也为后发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本导向”的经济发展新范式。

本研究既不是对传统经济政策的局部调整，也不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简单借鉴，而是立足中国国情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理论与实践探索。

三、创新成果：形成国家经济学的专属“经济发展理论”

本文系统构建了生育铸币制度下的“人本循环”经济理论，形成国家经济学专属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实现以下三大突破性创新：

1.理论内核创新：提出“经济循环以人的再生产为起点、终点和核心驱动力”的原创观点，颠覆传统经济循环“资本主导”的异化逻辑。核心突破在于：（1）构建“以投资于人牵引投资于物，实现二者紧密结合”的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主张通过生育铸币制度构建“人的再生产→货币发行→需求扩张→生产响应→就业增收→经济增长→人的再生产强化”的正向闭环，产生经济循环的持久内生动力；（2）构建“劳动力价值最大化”下的市场均衡新理论，替代传统经济理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导向。这一理论创新的目标是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根本转向。

2.理论框架创新：搭建经济循环“主体－传导－结构－保障－目标”五维一体的理论框架，界定人本循环的运行边界——以“人的再生产”为主体边界，以“民生资本”为传导纽带，以“货币主权归民+物质产销平衡+服务消费升级+社会互助深化”为结构支撑，以“人口规模管控、资本行为规制、口粮价格稳定物价”为保障机制，以“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为目标理想；最终形成“经济自增强、内生性增长、可持续发展”的人本经济循环，实现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与逻辑性统一。

3.理论范式创新：突破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末端调节”局限，建立货币发行的“源头激活+系统重构”新范式。这一范式不再依赖财政刺激、信贷扩张等短期干预手段，而是通过货币制度改革重构经济循环的底层逻辑，推动经济发展回归“人的再生产”本源，服务于人的生存、繁衍与全面发展，形成国家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流派的标志性理论成果。

四、研究意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原创性经济发展理论支撑

本文构建生育铸币制度下的“人本循环”经济理论，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与全球意义：

(一)理论意义

丰富和完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本文提出“经济循环以人的再生产为起点、终点和核心驱动力”“用劳动力价值最大化实现市场均衡”，是对传统经济理论范式的根本性突破，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专属的经济发展理论支撑。同时，将推动经济学理论从“资本中心”向“人民中心”转型，彰显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主性与原创性。

（二）实践意义

破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循环堵点卡点。一是通过生育补助激活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将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契合“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二是通

过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缩小贫富差距，夯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三是推动物质生产精准匹配民生需求、服务产业吸纳海量就业，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四是依托物质消费刚性约束与服务产业低耗高效特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五是构建内生增长模式，摆脱对外部市场与资源的依赖，支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而这一实践落地的核心逻辑，正是“劳动力价值最大化”下的市场均衡，让经济增长的成果真正惠及全体劳动者与育儿家庭，实现民富国强。

（三）全球意义

为全球发展困境提供中国方案。“人本循环”理论为各国破解市场失衡、贫富分化、人口衰退等共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其“货币主权归民”“劳动力价值最大化优先”的核心逻辑，为后发国家摆脱西方金融霸权、实现自主现代化提供可借鉴的具体路径，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更加公平、普惠的方向发展，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价值。

第二章 千年货币垄断制度下的“市场供需失衡”困局

自奴隶社会以来，王权、银行部门和跨国金融资本相继垄断了货币发行权。这导致市场供需失衡贯穿数千年人类历史，尤其就业难题千古无解，严重时引起社会动荡与战乱，导致历史周期性轮回。

一、货币垄断制度导致市场供需失衡

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然而，在长期以来的货币垄断制度下，人们需要把核心经济产出（例如粮食、丝绸、瓷器、外汇、黄金等）以“铸币税”形式交付给垄断者，才能得到增量货币，形成实业资本和民生资本；或者需要向垄断者借款，以支付利息和成为债务人的方式得到增量货币，别无他途。

以现代社会为例，人们手里的货币绝大多数都来自于银行部门发放的贷款，即银行通过贷款方式创造货币，这些货币都需要以还本付息的方式归还银行，因此货币权属本质归银行，导致政府与家庭部门债台高筑。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银行印钞能增加生产和收入（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即银行放出贷款后，人们就有钱花销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误解：只看到了有钱花的起点，而没有看到需要还本付息的终点；众所周知，在借贷关系中，钱本质都是债主的，从来不是债务人的。

自古以来，货币垄断者只需要关门造钱，就可以拿出来无偿换得黄金、外汇、股

权、债权和紧俏物质等铸币税。其本质是“**铸币税剥削**”。在古代，这些铸币税被大量锁进官僚和高利贷资本的私库；在现代，这些铸币税表现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银行持股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经济越发展，货币垄断者发行的货币就越多，占有的铸币税也就越多。以现代社会为例，经济高速发展，直接转化为银行部门更大规模的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即经济增长的成果被银行通过垄断货币发行权而占有，而非家庭收入增长，使经济增长与民生福祉系统性脱节。

此外，数千年以来，各类金融资本背靠货币垄断制度，能够快速从货币发行者手中获得海量货币，用作高利贷盘剥底层社会大众（例如古代的印子钱和现代的网贷），以及用于操纵股市、汇市、房市等资本市场，利用资金、信息、技术、人脉等诸多优势掠夺中产阶级。这是搞“**钱生钱剥削**”，使分散在社会上的大量货币逐步以利息和利润等方式归入金融资本，导致“金融资本无限增殖、实业资本逐步萎缩、民生资本逐步归零”的结果。

以上铸币税剥削使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沦为“无价值活动”，白白付出，直接导致广大人民负债严重、消费力不足和利益受损，再叠加钱生钱剥削，使社会消费能力严重不足，造成大量物质、文化和劳动力商品卖不出去。最终集中体现为大量劳动者失业，产生严重的**市场供需失衡**，使经济循环系统性梗阻。

在有史以来的货币垄断制度下，人们普遍差钱消费，相互赚钱困难。市场长期陷入供需、价格、竞争、要素配置等多重维度的紊乱：市场主体为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货币），陷入恶性竞争，然后在劳动力市场竞相压价；政府税基萎缩，缺乏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保国防的足够能力；为了挣钱糊口，人们常常陷入低薪劳动、长时劳动、非法劳动、危险劳动，甚至只能出卖肉体尊严。全社会陷入无意义的内耗与低水平重复竞争的系统性内卷，磨灭了人的幸福指数和存在意义。最终，生存矛盾必然激化，走向社会动荡和战乱的不归路。

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个体行为扭曲

在货币垄断制度下，人们只有投入生产赚取利润或工资，才能合法得到饭钱。由于销售和就业困难，人们普遍失去了经济安全感，每个人的生存危机与生俱来，一生当中都在拼命学习、拼命生产和拼命存钱。这是生存危机带来的个体行为扭曲。

1. 拼命学习：人们鼓励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对的，但搞教育内卷、不学以致用是不对的。在现代城市社会，家长催促孩子拼命学习，报各种补习班，做作业到深夜，拔苗助长，代表了成年人们的生存焦虑和对赚钱困难的深度恐惧，往往并不是孩子健康成长所需要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解为知识积累和运用上的供需失衡。

2.拼命生产：人们进行必要的物质、文化和劳动力商品生产是对的，这是生命延续与代际传承的客观需要。但是人们为了赚到更多的饭钱，拼命搞物质生产，即使卖不出去，也要借钱搞重复投资和加班加点地搞生产，然后低价促销、恶性竞争，造成大量物力和人力浪费；而在相对安定、没有战乱的农业社会，人们基于增加家庭劳动力和养儿防老的需要，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种无序生产形成深度内卷，最终造成大量商品和产能堆积、大量人口失业，走向严重市场失衡的穷途末路。

3.拼命存钱：家庭部门存下必要的钱，积累民生资本，用于应付今后一段时间的生活开销是对的。但是基于对赚钱困难的深度恐惧，刻意压缩自己生存质量下的存钱是不对的，这代表自己不消费，别人生产出的商品就卖不出去，最终搞得大家都赚不到钱，陷入生存困境。

以上无序学习、无序生产、无序存钱从表面上看是个体的行为扭曲，实际是货币垄断制度的必然结果。因为货币被少数群体或部门垄断了，社会大众为了赚取有限的饭钱，只能拼命参与内卷，一生都在为了饭钱而拼搏，为钱而生，在“**累、卷、穷**”中耗尽一生。在这一过程中，人被降格为金融资本无限增殖的工具，而非社会发展的目的。

三、本质分析

货币垄断制度的核心弊端，在于将货币这一社会公共品异化为少数群体搞铸币税剥削和钱生钱剥削的工具，使货币发行脱离了生育劳动价值和服务“人的再生产”本源。在这种制度框架下，货币不再是服务于民生福祉与经济循环的工具，反而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权力载体。

普通民众为获取生存必需的货币，不得不陷入系统性内卷：为了未来能变现人力资本而盲目堆砌知识，为了当下能换取货币而无节制扩大产能，为了应对未来的货币稀缺而刻意抑制当前消费。这种个体层面看似“理性”的生存策略，在宏观层面却会催生出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

1.**在供给端**，“拼命学习”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拼命生产”驱动的物质资本扩张和越穷越生带来的人口失控，共同构筑起无限膨胀的供给能力。

2.**在需求端**，“拼命存钱”引发的消费抑制，叠加货币垄断导致可用于人口消费的“货币短缺”，直接造成有效需求的持续萎缩。

以上供给与需求的根本性背离，正是市场失衡问题千年难解的微观逻辑起点与宏观运行常态。这种失衡并非短期的周期性波动，而是货币垄断制度内嵌的、无法通过市场自发调节消解的内生性缺陷，最终必然表现为物质商品的普遍性滞销、劳动力资

源的大规模闲置浪费（失业），以及全社会范围内的恶性内卷与生存焦虑。

四、传统理论应对市场供需失衡的局限性

传统经济学理论对市场失衡的分析始终局限于“供给－需求”的二元框架：要么将问题归因于供给侧的产能过剩，主张通过去产能、调结构缓解矛盾；要么聚焦于需求侧的消费不足，主张通过消费补贴、增加政府投资和扩大出口拉动增长。这些理论的致命局限在于，始终回避了经济循环起点上“货币垄断制度”这一引发市场失衡的根源性问题，而只在经济循环的末端进行修修补补。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分析范式，既无法解释为何市场失衡会贯穿数千年人类经济史，也无法提出能够从根本上重构经济循环逻辑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最终陷入“失衡—调控—再失衡”的理论与实践困局。

第三章 构建生育铸币制度下的“人本循环”经济理论

针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货币元分配失衡的内在缺陷和传统经济理论注重末端调节的局限性，本章构建以“人的再生产”为核心的“人本循环”经济理论，作为生育铸币制度打通经济循环，破解“市场供需失衡”千年困局的系统性方案。

一、理论内涵：人本循环是以人的再生产为核心的经济循环

本文所称的人的再生产，根本目标是实现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的再生产。其中，劳动力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资本，又称人力资本。劳动力通过生育这一根本劳动，不断实现自身的再生产，推动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孩子通过学习和实践传承科学技术，不断掌握新知识与新方法，持续提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实现人力资本增殖。

本文所称的人本循环，是指国家建立生育铸币制度，持续推动人的再生产，不断实现人力资本增殖，进而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内生性经济循环。它既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循环，也是人力资本（劳动力）的再生产循环。这一循环以人的再生产为起点、终点和核心驱动力，遵循我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国家战略，通过生育铸币制度保障人的再生产和持续培育民生资本，激活具有刚性约束的物质消费需求与可无限增长的人力服务需求，引导物质和服务生产精准响应与就业充分吸纳，实现产销两旺，最终形成“货币主权归民+物质产销平衡+服务消费升级+社会互助深化”四位一体的内生性经济循环范式。

人本循环既坚守“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又不排斥“国际循环”的协同价值：依托超大规模“人的再生产”激活内需市场，实现国内产销两旺，建成自主可控的庞

大经济体，摆脱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同时通过国内循环培育的产业竞争力与民生消费潜力，对接全球优质资源与市场，实现“国内循环夯实国际循环根基、国际循环赋能国内循环升级”的双向增益。

人本循环的**核心目标**是通过生育铸币制度持续带来的人口消费力提升，通过家庭生育活动的终端增量消费，实现产销两旺。所谓**产销两旺**，是指物质产销平衡和人力服务逐步提升；具体表现为物质、文化和劳动力商品销售顺畅，尤其表现为劳动者能够长期稳定、充分就业。

人本循环具有“人本驱动、国家保障、内生循环”的三大特质，核心是以投资于人牵引投资于物，实现二者的紧密结合，能够解除家庭部门的生育、教育、养老压力，推动生育率回升至合理水平，使家庭部门能够长期稳定地给国家提供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实现民富国强；国家也将因此而进入生育文明新纪元，推动人口、经济、资源、环境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人本循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将从根源上系统性破解“资本增殖优先”的传统理论框架：增量货币不再是金融资本掠夺民生的工具，而是民生资本的根本来源；经济循环不再是金融资本掠夺民生的战场，而是服务于人的生存、繁衍与发展的载体；物质生产的核心目标是满足民生真实需求，而非追逐短期金融资本套利。这一循环的本质是推动经济发展回归“人的再生产”本源，彻底扭转“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的尖锐对立。

人本循环兼具三大流派特征：一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学派“社会再生产比例平衡”的核心逻辑，将“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两大生产部类拓展为“人的再生产+物质生产+服务生产”三大部类；二是吸收国家主义学派“国家赋能国内循环”的视角，通过货币制度的重构保障循环自主可控；三是突破凯恩斯主义“政府短期干预”的局限，构建“制度重构+内生动力激活”的长效机制。

二、理论外延：五维边界与核心特征

人本循环理论的外延由主体、传导、结构、保障、目标五维边界构成，它们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共同塑造了循环“自增强、内生性、可持续”的核心运行特征。

（一）主体边界：人的再生产是经济循环的起点、终点和核心驱动力

人本循环理论把人的再生产视为国家经济的核心引擎，是经济循环的起点、终点和核心驱动力。这一理论将“人”作为经济循环的主体，实现“人的再生产→经济发展→人的再生产”的正向闭环，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将人简化为生产要素和消费终端的局限，打破了“资本主导”的异化逻辑，让经济发展回归“人的再生产”本源，真

正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发展和代际延续。

（二）传导边界：民生资本是循环关键纽带

以生育铸币制度为载体，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将增量货币精准转化为家庭部门的民生资本，同时配套建立全民普惠养老金制度，既解除生育、教育、养老等刚性支出压力，又形成稳定可支配收入，搭建“制度赋能→民生资本稳定→需求释放”的传导桥梁。这一过程的本质是货币主权归民，让铸币税红利回归生育劳动创造者，矫正银行部门在货币垄断制度下独占铸币税的社会分配不公。

通过生育铸币制度持续补充民生资本，能够确保需求激活的持续性，避免传统刺激政策的短期脉冲效应。与银行信贷扩张带来的债务累积不同，民生资本通过“生育补助→消费扩容→就业增收”的路径，实现“民生资本培育→需求扩张→生产增长”的长效联动，从根源上激活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

（三）结构边界：“四维协同”的循环生态

1.货币主权归民

通过生育铸币制度将增量货币发行权从银行部门迁移至家庭部门，以“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放生育补助，让铸币税红利回归生育劳动创造者，从货币发行的元分配环节矫正社会分配不公，实现货币主权真正归属于全体人民。

2.以物质产销平衡为基础

依托人均物质消费量的刚性约束，实现生产与真实需求的精准匹配，杜绝资源浪费与产能过剩。这一平衡契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避免资本扩张驱动的过度生产，让物质生产始终服务于民生基本需求。

3.以服务消费升级为核心增长极

聚焦托育、养老、教育、文旅等人力服务领域，凭借其无限增长潜力吸纳就业、扩容市场，推动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转型。人力服务产业的发展既破解青年就业难与服务岗位短缺的矛盾，又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经济增长的永续动力。

4.以社会互助深化为保障

通过代际互助与家庭协同，实现“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强化循环韧性。这一互助体系让青壮劳动力在服务老、幼群体中实现自我价值，让家庭生育与养老压力得到化解，释放更多消费潜力。

（四）保障边界：制度规制是循环稳定运行的基石

通过系统性制度规制防范循环运行风险，确保循环始终锚定“人本导向”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核心内容：

1.科学管控人口规模

生育铸币制度并非无节制刺激生育，而是结合人口总量调控目标，通过“夫妇二孩补助为基础，按申请登记顺序优先、选择性补助三孩四孩”的政策设计，实现对人口规模的科学管控。这一管控的目的是：既稳定人的再生产根基，又避免人口过度增长或萎缩冲击物质产销平衡，为经济循环提供稳定的人口支撑。

如果国家需要缩减人口，可实行二孩补助政策，既能避免人口规模的无序波动，又能推动人口总量进入长期平缓缩减的通道，最终达成人口结构优化与经济平稳发展的双重目标。

2.资本行为规制

区分民生资本、实业资本、金融资本，差别对等：用生育铸币制度培育民生资本，用于家庭生育、教育、养老等刚需支出；引导实业资本优先投向民生产业与人力服务领域；约束金融资本，让其回归资金融通本职，构建服务民生的普惠型人民金融；强制拆分市场垄断主体，阻断民生资本、实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无序转化；阻止资本无序扩张与掠夺性增殖。

3.用口粮价格稳定物价

建立口粮价格稳定机制，通过生产补贴、储备调节、价格监测预警等手段守住物价“压舱石”，防范通胀风险，维护经济循环的稳定秩序。

（五）目标边界：实现“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的终极理想

目标边界是人本循环理论的价值归宿：

1.幼有所育：依托生育补助与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家庭育儿成本，为孩子提供平等的成长起点，夯实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基础。

2.壮有所用：通过人力服务产业扩容创造海量就业岗位，让青壮劳动力在服务民生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摆脱“就业内卷”的生存困境，获得稳定收入与社会认同。

3.老有所养：以全民普惠型养老基金与多元化养老服务为支撑，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实现代际互助共生，让养老从家庭负担转化为社会共同责任。

这一目标边界，让经济循环摆脱“资本增殖优先”的异化逻辑，回归服务人的生存、繁衍与全面发展。

（六）运行特征：自增强、内生性、可持续

1.经济自增强

通过“生育补助→民生资本→双需求激活（物质+服务）→生产响应→就业增收→再消费→生育意愿提升”，形成正向反馈，增强经济循环动力。这一闭环让经济循环

与人的再生产深度绑定，彻底打破“市场失衡→民生困难→生育衰退”的恶性循环。

2.内生性增长

摆脱对外部市场扩张、金融泡沫、技术奇点的依赖，依靠人的再生产与民生需求实现自主经济增长。其实质是让人民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实现商品经济下的人民自给自足。

3.可持续发展

人均物质消费刚性约束契合绿色发展要求，服务产业持续增长和低耗高效特征降低资源环境压力，再配合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对可再生资源的深度开发与普及使用，能够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一发展模式既保障粮食安全等基本民生，又通过科技进步推动产业升级，避免资源枯竭与环境破坏。

三、理论突破：以投资于人牵引投资于物，实现内生性经济增长

人本循环理论的核心突破，在于构建“以投资于人牵引投资于物”的协同机制，推动内生性经济增长，彻底打破传统经济范式中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相互割裂、导致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异化格局，精准落实“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国家战略部署。其核心逻辑是以生育铸币制度投资于人为出发点，通过“人的再生产→需求扩张→生产响应→价值回流”的闭环，实现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深度绑定和协同发力，形成“民生改善→消费提质→生产升级→就业增收→经济增长→民生再改善”的正向循环。

具体来看，通过生育铸币制度投资于人，这种民生投入将转化为人力资本增殖与消费潜力释放的双重核心动能：在生育补助支持下的儿童成长与教育投入，将培育高素质劳动力与创新人才，为产业升级提供智力支撑；家庭消费能力的提升，能形成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为投资于物提供持续稳定的需求支撑，将牵引生产端聚焦民生需求，开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例如，育儿家庭对安全食品、优质教育、舒适居住的稳定需求，将推动农业、制造业、建筑业向绿色化、品质化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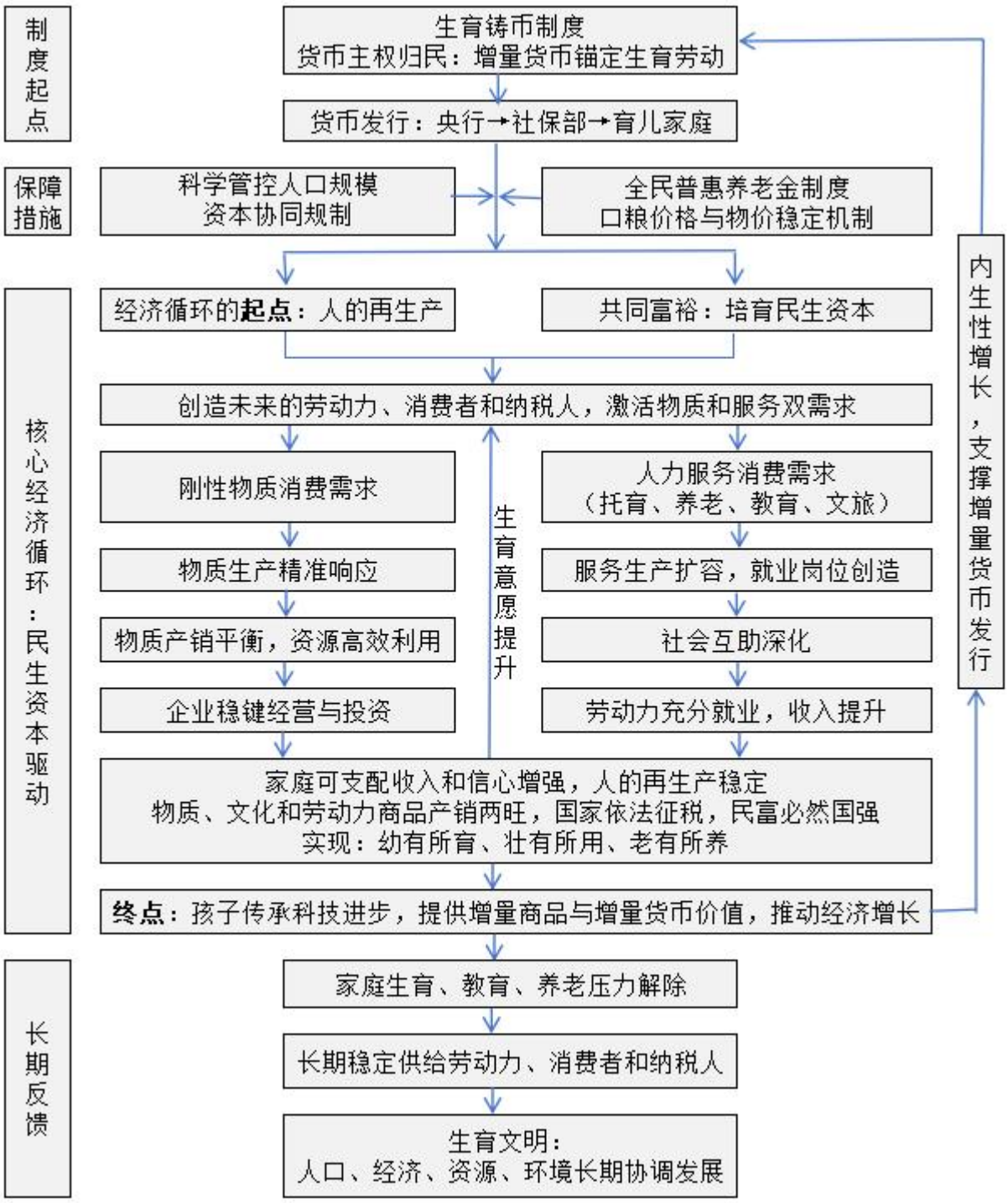
投资于物也不再是脱离需求的盲目扩张，而是精准匹配民生诉求的产能升级：实业资本将向托育、养老、绿色制造等民生产业集聚，既避免产能过剩与资源浪费，又能通过生产供给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实现“生产扩容→就业增收→消费升级”的良性传导，让投资于物的成果最终反哺民生改善。

这一机制最终将实现“民生有保障、消费有活力、生产有效率、增长有韧性”的可持续发展状态，使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形成相互赋能、循环增益的共生关系，推动内生性经济增长。

四、“人本循环”系统动力学流程图

为直观呈现以上创新理论，以下绘制人本循环系统动力学流程图，将抽象的理论机制转为具象化的传导路径。

“人本循环”系统动力学流程图



上图直观呈现了“人本循环”的“货币主权归民→培育民生资本→经济循环畅通”的完整运行机制。人本循环以人的再生产为起点和终点，主张经济发展须服务于“人

的再生产”这一根本目标。该目标对于家庭来说是“发展经济→养儿育女→老有所养→人生幸福”，对于国家来说是“发展经济→支持生育→民富国强→国本永固”。其核心逻辑可拆解为五重维度：

第一，**制度赋能维度**：以“货币主权归民”为核心的制度设计，是循环启动的前提。通过增量货币与生育劳动直接挂钩，将铸币税红利精准注入育儿家庭，为培育民生资本提供制度保障，同时通过多重保障措施防范通胀、资本无序扩张等风险，筑牢循环运行基础。

第二，**需求牵引维度**：在“人的再生产”过程中，用民生资本激活物质生产部类和服务生产部类的“双需求”。刚性物质消费需求直接对接传统制造业产能，消化过剩供给；人力服务消费需求激活第三产业潜力，二者形成互补协同的需求体系。这种需求并非短期脉冲式增长，而是伴随人的再生产而持续存在的常态化需求，能为生产端提供清晰、稳定的信号。

第三，**闭环增益维度**：“物质/服务生产响应→就业增收→循环强化”的传导链条是循环持续的关键。生产端根据双需求精准适配供给，既实现物质产销平衡，又推动人力服务产业升级，进而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劳动力就业增收后，进一步扩大消费规模、提升生育意愿，反向促进人的再生产与需求扩容，形成“**经济自增强**”的良性循环。

第四，**价值创造维度**：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将创造“劳动力”这一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以孩子为现实载体；孩子传承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和服务效率提高，带来增量商品，用以支撑生育铸币制度向育儿家庭发行增量货币，形成“**内生性增长**”的价值闭环。

第五，**长期反馈维度**：长期来看，稳定的“人的再生产”将持续供给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在科学管控人口总规模下，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达成生育文明的终极目标。

以上人本循环逻辑颠覆了传统“资本中心主义”的经济循环范式，将经济发展的核心从资本增殖转向人的再生产，使经济循环真正服务于民生改善与文明进步。以下将分章节详细论述其运行机理。

第四章 生育铸币制度破解“市场供需失衡”的理论逻辑

生育铸币制度的理论内核是实现货币主权归民与生育劳动价值补偿，能够从分配

重构、约束适配、循环激活三个维度推动“人本循环”，破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市场失衡，为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性的经济制度保障。本章聚焦“理论逻辑”，回答“生育铸币制度为什么能破解困局”。

一、分配重构：货币主权归民与生育劳动价值补偿

国家通过生育劳动价值补偿的方式发行增量货币，使货币主权回归广大人民，以此培育民生资本，实现对物质消费与人力服务需求的双重激活，是“人本循环”的制度起点，也是打通经济循环，实现产销两旺，进而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其核心是奠定坚实的共同富裕基础。

（一）增量货币锚定生育劳动的分配重构

生育铸币制度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以生育补助形式发行增量货币，让铸币税红利回归生育劳动的付出者，实现谁生产、谁受益的价值闭环。这一改革将彻底改变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铸币税独占”的分配不公格局：增量货币不再通过银行资产购买或信贷扩张发行而转化为金融资本，而是精准注入育儿家庭，作为生育劳动的价值补偿，覆盖孩子从出生到成年（0—22 岁）的全周期民生支出。

这一分配改革，使货币发行回归“服务人的再生产”的本源功能，并且精准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核心要求：通过生育补助的普惠性发放，让育儿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获得稳定的收入补充，缩小贫富差距，使经济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二）民生资本培育对物质消费与人力服务需求的双重激活

生育铸币制度通过常态化、制度化的生育补助，直接培育民生资本，让育儿家庭实现“家家有余粮”。这既缓解生育、教育、养老等刚性支出压力，又形成稳定的可支配收入，实现民生资本的稳定增殖。

民生资本的稳定增殖将产生双重激活效应：

1.刚性物质消费激活：家庭有了稳定的生育补助收入，将释放刚性物质消费需求，从婴幼儿奶粉、童装等基础消费品，到住房、教育等改善型消费，形成持续稳定的内需市场，能够直接消化传统产业过剩产能。这一需求具有“规模化、常态化、可预期”特征，能为生产端提供清晰信号，避免盲目扩张。

2.人力服务消费激活：家庭不再因经济压力被迫自行承担托育、养老等劳动，而是产生对专业服务的有效需求，能为托育机构、养老护理、社区服务等产业发展注入动力，激活人力服务市场的潜在空间。这一激活将打破“需求抑制→供给不足”的恶

性循环，让人力服务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

物质消费的满足能保障家庭的基本生活品质，人力服务消费的升级则让家庭有更多精力追求教育、文化、健康等精神层面的需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双重激活，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生动体现。

二、约束适配：物质消费有限性、生产可控与服务无限的协同

以往的市场失衡是货币主权脱离广大人民，导致金融资本推动下的盲目生产和大量人口无钱消费的必然结果，造成大量物力和人力浪费。与此相反，在生育铸币制度下，货币主权回归人民，使人民既是生产者，也有钱消费，在科学管控人口规模、物质消费有限性、生产可控与服务无穷的协同下，能够实现总体上的产销两旺。这是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基础。

（一）物质消费的有限性

人类对物质消费的需求具有天然刚性约束。例如人均每日粮食消费量、基本居住面积、生活用品消耗等核心指标，不会因收入增长而无限扩张，而是呈现相对稳定的饱和状态。例如成年人每日平均消费粮食 400－600 克，不会因财富增加而改变，住房需求也以家庭为单位呈现适度规模，不会无限制购置房产。

这种刚性特征决定了，生育铸币制度带来的收入增长不会引发物质消费的无序扩张。家庭财富的增量部分，将更多流向人力服务消费领域，既避免物质资源的过度消耗，又能为生产端提供清晰的需求信号，使物质生产能够匹配真实需求。

同时，这一刚性约束也破解了“消费扩容必然引发通胀”的认知误区：物质供求相对稳定，**增量消费需求偏向人力服务领域，不占用稀缺资源**，从根本上规避了通胀风险。

（二）物质生产可控

生育铸币制度将推动生育率稳定，实现人口代际平衡，为物质生产提供可预期的市场空间，企业能够根据需求信号有序生产、优化产能，避免盲目扩张或收缩，实现“需求牵引生产、生产适配需求”的动态平衡，既保障充分就业，又杜绝资源浪费。

在科学管控人口规模下，物质生产具备明确的可控性，为“人本循环”提供稳定支撑：一方面，工业产能、农业产出能够相对精准地匹配总人口的物质需求，不会因货币主权归民导致供给短缺；另一方面，科技进步持续提升物质生产效率，可以降低物质生产成本和物价，还可以使越来越多的人摆脱繁重的物质生产领域，要么赢得更多闲暇时间、使生活节奏放慢下来，要么转向人力服务领域。这是提升人类福祉、实

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关键进展。

（三）人力服务（第三产业）的无限增长潜力

与物质消费的刚性约束不同，人力服务作为第三产业的核心内容，具有无限增长潜力。它围绕人的再生产需求展开，并且随着社会进步和收入提升持续迭代扩容，不存在天然饱和边界，是经济增长的永续动力。

从需求维度看，人力服务涵盖托育、养老、教育、健康管理、社区服务、文旅等多个领域，并且需求层次可以不断升级：托育服务从基础看护向早期教育延伸，养老服务从生活照料向健康养护、精神慰藉拓展，教育服务从学历教育向终身学习覆盖。这些需求既满足民生迫切需要，又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实现服务深化与就业吸纳的双向协同。

从供给维度看，人力服务的发展能够持续吸纳海量青壮劳动力就业，形成“服务需求增长→就业岗位扩容→收入提升→需求再升级”的良性循环。这既解决传统产业劳动力过剩问题，又推动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低消耗的服务型经济转型。这种人力服务产业低耗高效的特征，既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又能充分释放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优势和对“绿色低碳”的发展要求。

三、循环激活：实现产销两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实现

通过生育铸币制度实现货币主权归民后，可以稳定人口出生率和持续培育民生资本，激活刚性消费需求，推动物质生产与服务生产的协同发展，实现产销两旺。这将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实现。

（一）刚性消费激活：物质与服务需求的系统性释放

生育铸币制度通过培育民生资本，系统性释放两类刚性需求：

1.与生育直接关联的物质需求：包括母婴用品、儿童食品、教育装备、家庭住房等，这类需求具有普遍性、必然性，能够直接对接传统制造业产能，消化房地产、家电、食品加工等行业的过剩供给。

2.衍生的人力服务需求：育儿家庭对托育、早教、亲子服务、文旅消费的需求，老年群体对养老护理、健康管理、康复服务的需求，形成规模庞大的服务消费市场，能够激活第三产业发展潜力。

两类需求的系统性释放，将打破传统货币垄断下“需求萎缩→生产停滞”的恶性循环，为生产端提供持续稳定的订单支撑，使企业能够恢复产能、扩大投资，形成“需求激活→生产复苏”的首轮传导。

这一传导过程，由民生资本发起，既夯实物质生产基础，又通过服务需求扩容推动精神文明大发展。其本质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

（二）人力服务扩容：劳动力投入与就业吸纳

刚性服务需求的释放，直接带动人力服务产业扩容，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例如，托育机构需要专业保育员、早教老师，养老机构需要护理人员、健康管理师，社区服务需要网格员、家政服务人员等，这些岗位技术门槛适中，能够有效吸纳城市青壮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和下岗再就业人员，破解青年就业难与服务岗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在这一过程中，还能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力素质，形成“服务需求增长→就业岗位扩容→服务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

劳动力就业后获得稳定收入，将进一步转化为消费能力：既能够释放自身的物质消费需求，又可以因收入提升产生新的服务需求，形成“就业吸纳→收入增长→需求再扩张”的二次传导，打通“服务扩容→就业增收→消费升级”的闭环。这一闭环让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深度融合。本质是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三）生产精准响应：民生产业与服务产业的协同发展

需求端的清晰信号，将引导生产端进行精准响应与产业协同：

1.物质生产领域：企业围绕民生需求调整结构，聚焦婴幼儿用品、绿色食品、普惠性住房等民生产业，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品升级，实现“生产适配民生”；在需求旺盛的推动下，国家引导企业加大回收不可再生资源力度，深入开发再生资源技术和广泛应用。在生育铸币制度主导的资本协同规制下，民生消费强劲，实业资本不再大量涌入虚拟经济空转套利，而是投向民生相关的实体产业，劳动力从过剩行业向民生产业转移，能化解就业内卷与民生领域用工短缺的矛盾。

2.服务生产领域：实业资本与劳动力向托育、养老、健康等领域聚集，推动服务标准化、专业化发展，形成完整的服务产业链，同时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例如，托育产业的发展会拉动早教设备、儿童安全产品等相关制造业的繁荣，养老产业将推动康复器械、AI 机器人、智能养老设备等产业创新。

民生产业与人力服务产业的协同发展，将构建起“物质生产满足基础需求、服务生产满足发展需求”的产业生态。这既保障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又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最终实现“物质产销平衡、服务供需两旺、就业充分保障”的良性循环，从根本上破解市场失衡困境。其本质是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以上人本循环的产业协同模式，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经济支

撑：通过内生循环实现经济增长，摆脱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的依赖，同时以民生导向的产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第五章 重构市场核心机制：“劳动力价值最大化”下的市场均衡

市场是由人口、经济、资源、环境所组成的综合体。市场均衡理论在经济学中处于核心基础地位，是理解资源配置、价格形成、供需互动以及政策效果的关键分析框架。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均衡是指市场中供给与需求达到动态平衡的状态：此时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价格稳定在供需双方都能接受的水平上，没有过度短缺或过剩的市场出清状态，并且市场没有内在的自发改变动力。显然，这种均衡理论没有包括长期以来劳动者失业的严重市场失衡，存在根本缺陷。真正的市场均衡，应当是在保障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平衡状态。

传统经济理论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理论前提，构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下的市场均衡理论，然而在金融资本逐利驱动下，人沦为金融资本无限增殖的工具，市场从未有过真正均衡，也无法实现均衡。人本循环作为“范式变革”理论，必然需要提出与传统经济理论截然不同的市场均衡新理论，推动实现真正的市场均衡。这一理论聚焦市场运转的“核心机制”，回答“生育铸币制度按什么规则运转”。

一、前置条件：用生育铸币制度推动市场均衡

在生育铸币制度下，每个育儿家庭都可以得到持续稳定的生育补助现金流入，人们无需为了赚饭钱而拼命内卷。因此，人们普遍不愁吃穿，可以喜欢哪样，就学习哪样；哪样好卖，就生产哪样，不好卖，就停下来歇息；家庭有适量的存款就可以了，该消费就得消费，人们普遍会追求高品质生活。

这样，生育铸币制度以投资于人牵引投资于物，将带来产销两旺。这是货币主权归民下，由真实消费需求拉动的有序生产，将推动实现真正的市场均衡，破解千年市场失衡困局。

二、理论突破：用“劳动力价值最大化”实现市场均衡

（一）新的市场均衡理论：劳动力价值最大化

通过生育铸币制度，家庭部门将持续获得稳定的生育补助；国家采取 2 孩基本补助、3－4 孩选择性补助政策，能够科学控制人口总规模。这是在保障劳动者自主选择

是否生育和生育劳动价值能够充分兑现的前提下，实现“生育劳动价值最大化”下的人的再生产市场均衡。

生育铸币制度将解决普遍性的生存危机，推动经济良性循环：一方面家庭部门的消费需求大扩容，将带来就业岗位大扩容和薪酬待遇大提升，人们很容易赚到钱；另一方面，人们无需拼命赚取饭钱，可以对就业岗位挑肥拣瘦，相比改革前享有更强的议价权，既能赚取到最好的薪酬回报，也能争取到更多的休息时间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实现劳动者权益最大化。这种挑肥拣瘦的实质是优化资源配置，避免各类资源浪费，最终实现劳资双方共赢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最佳平衡。这样就能形成“普通劳动价值最大化”下的商品供求市场均衡。其实质是实现“内生性的充分就业”。

内生性充分就业的本质是劳动力充足和代际平衡下的“劳动力稀缺”，完全不同于货币垄断制度下新生儿锐减导致人口衰退下的未来劳动力短缺危机。这种充分就业，代表劳动力从货币垄断制度下的“社会牛马”转变为货币主权归民下的“社会主人”，也是从“生存危机驱动无序生产”到“有效需求驱动有序生产”的根本转变。

以上生育劳动和普通劳动的两项价值最大化机制合并起来，就是“劳动力价值最大化”下的市场均衡。在生育铸币制度下，由于家庭部门的消费能力持续稳定扩张，必然持续推动充分就业，持久实现“劳动力稀缺”。因此，这一新的市场均衡将是生育铸币制度的必然结果，也将是人本循环中客观存在的市场底层运行机制。

（二）“劳动力价值最大化”下的市场均衡完美实现

劳动力价值最大化的本质是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在这一价值最大化下，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劳动力商品市场将实现完美均衡：

1.劳动者不差饭钱，议价能力显著提升

劳动者有生育补助垫底，不差饭钱，在就业市场中能占据主动地位、拥有较强势议价权，无需陷入内卷竞争，能够轻松赚取足额报酬，不再被资本过度挤压。这一状态从根源上打破为了生计而被迫低价劳动、长时劳动、危险劳动、非法劳动的困境，能真正实现“劳动所得与价值创造相匹配”，筑牢市场均衡的收入分配基础。

2.提高劳动尊严与自主选择权

劳动者可依据自身兴趣和能力精准匹配工作岗位，拒绝重复性、压榨性劳动，劳动关系将从传统的“雇佣依附”模式转向平等互利的“协作共赢”模式，劳资双方地位实现实质性对等，为市场均衡注入和谐的劳资关系内核。这样，劳动力彻底摆脱单纯“谋生工具”的定位，成为劳动者实现自我价值的核心载体。

3.实现学习、工作与休息的自主适配

劳动者在学习上，聚焦自身兴趣与实用需求，摒弃盲目教育内卷和学以致用脱节的问题，让知识积累服务于自我价值实现；在工作上，围绕兴趣与能力择业，摒弃无效劳动与恶性竞争；在休息上，拥有充足可支配时间，积极参与文旅、休闲等消费活动，既提升个人生活品质，又反向拉动市场需求、赋能他人生产，形成供需联动的良性循环。

4.有效支撑家庭和谐稳定，夯实市场均衡的民生根基

单人劳动报酬足以覆盖小家庭生活开支，无需全家全员为生计奔波，有效缓解家庭经济压力。这使得家庭成员有更多时间投入家庭照料与情感维系，减少因生存焦虑引发的家庭矛盾，筑牢家庭和谐稳定的基础，有效解决离婚率高企的现实问题。而稳定的家庭单元正是市场均衡持续运行的重要支撑。

5.达成劳动与生活的动态平衡，推动市场良性循环

劳动者摆脱“为赚饭钱而劳动”的被动桎梏，劳动时长得到合理压缩，能有充足精力兼顾家庭照料、自我提升与精神消费。这一状态既从供给端避免过度劳动引发的产能过剩，又从需求端通过消费反哺市场，构建起“劳动创造价值→消费拉动生产→再劳动提升价值”的闭环，强化市场均衡的稳定性。

6.释放创新活力，为市场均衡注入内生动力

在摆脱无序内卷的重复性生产束缚后，劳动者可深耕自身感兴趣的领域，主动开展技术、文化、业态等多维度创新。这种基于内生需求的创新能够精准匹配市场有效需求，从源头规避资源浪费，推动供给侧结构优化升级，持续为市场均衡提供核心动能。

7.推动供给侧优胜劣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最终达成市场均衡

劳动者具备充分的自主选择权，会主动向优质企业集聚：那些能够吸引劳动力主动参与的企业，必然兼具报酬丰厚、劳动条件优越、科技水平领先的特质。这不仅代表该企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更契合人类文明进步与科技升级的发展方向。这样的企业将凭借人才集聚优势获得强劲动能，实现快速迭代发展。反之，那些无法吸引劳动力参与的企业，本质上属于技术落后、效率低下、不符合时代需要的落后产业，终将被市场自然淘汰，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劳动力价值最大化带来的高人力成本，将形成强劲的倒逼机制，迫使企业摒弃廉价劳动力依赖，转向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引入自动化与智能化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由此形成“技术投入增加→劳动力价值提升→效率提高→产出增长→民生再改善”的长期正向循环，使“高人力成本”与“资本回报”从对立走向统一，从根本上巩固市

场均衡的供给侧根基。

以上以劳动力自主选择为核心的市场筛选机制，能够自发完成供给市场的优胜劣汰，推动资源向高效、优质、前沿领域集中，从根本上避免各类资源浪费，形成劳资双方共赢的格局，最终真正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全方位市场均衡，完成对千年市场失衡困局的成功破解。

三、创新意义：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根本转向

“劳动力价值最大化”下的市场均衡，本质是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根本转向，使经济增长的成果真正惠及全体劳动者与育儿家庭，最终实现民富国强。

这一新的市场均衡，并非否定资本方的强大权力和逐利作用，只是不再把资本视为经济运行的核心，而是视为服务民生的手段，明确劳动力才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来源；其实质是把劳动者视为市场的最核心资本（人力资本）；市场均衡的目标将从“资本获利多少”转向“劳动力价值是否得到充分实现”；社会不再问“如何让资本赚取更多利润”，而是问“如何让劳动者的生育劳动与普通劳动获得对等价值回报”。这是人类文明实现向“生育文明”大跃迁的底层逻辑升级。

这一创新理论在现实中具有重大意义：只有让劳动者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与实业资本方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其劳动力价值才能得到充分补偿，避免资本方对劳动力的过度压榨；也才能培育足够的民生资本，激活真实的消费需求，最终实现经济循环的内生和谐。唯有这样，才能推动人类社会摆脱千年金融资本剥削、彻底走出市场失衡困境、远离社会动荡与战乱、避免历史周期性轮回、实现文明跃迁，最终达成人类持久和平。

四、重构“市场无形之手”：从“利润最大化”到“劳动力价值最大化”

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提出“市场有只无形之手”的经典命题：个体基于自利动机（如追求利润、改善生活）参与市场活动，在竞争机制的自然约束下，能够自发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社会整体利益提升。斯密在书中的本意是以实业资本为核心研究对象，认为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深化与生产性资本积累，然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便利性，可以节省大量金银，能够扩大商业、生产、消费规模，“增加社会总收入或纯收入”。其实质是在主张“货币发行市场化、银行化”。

从中不难看出，斯密所倡导的这个“银行印钞能增加生产和收入”，实际并非实

业资本积累，而是银行信贷扩张带来的金融资本增长，远远超出了斯密论述“实业资本积累”的本意。这一理论对于西方早期银行金融资本来说如获至宝，成为他们建立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意识形态武器；并且这一理论被后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进一步深化为“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证”“货币中性论”等命题，构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想源头。

斯密所称的“无形之手”，其理论内核实际是以银行资本为主导，追求**“利润最大化”下的市场均衡**，成为金融资本逐利和残酷剥削广大人民的工具，使市场从未真正实现均衡：货币从创造出来起就转化为金融资本，用于展开铸币税剥削和钱生钱剥削，引发严重市场失衡与贫富两极分化的结构性矛盾。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金融资本几乎主导了人类社会的所有主要生产，实业资本只是金融资本的附庸和剥削对象，劳动者为了生存被迫接受低薪内卷，企业为抢占市场份额陷入低价倾销的恶性竞争，形成“金融资本无限增殖、民生需求让渡”的异化格局。这一逻辑链条可概括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金融资本主导→利润最大化导向→剥削实业资本和民生资本→民生资本逐步清零→销售困难→市场失衡→经济循环梗阻”。

而生育铸币制度下的人本循环理论对“无形之手”进行了根本性重构：核心是以劳动力流向为主导，**用“劳动力价值最大化”实现市场均衡**。这一重构后的逻辑链条可概括为：“生育铸币制度→民生资本稳定→消费需求牵引生产→劳动力价值最大化→育儿家庭赚取铸币税（实现人力资本增殖）→资本赚取货币符号（实现金融资本和实业资本增殖）→经济持续发展”。

这一理论创新既继承了斯密关于“市场竞争无形中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合理内核，又实现了对市场核心机制从“追求利润最大化下的市场均衡”到“用劳动力价值最大化实现市场均衡”的理论突破，是对传统“市场无形之手”的根本性重构。

五、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四大核心理论的范式重构

“劳动力价值最大化”的市场均衡理论，并非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局部修正，而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核心分析框架的系统性颠覆。其范式重构的核心逻辑，是将“货币制度的内生性与人的再生产的核心地位”纳入理论分析，打破传统经济学“资本中心主义”的桎梏，形成一套立足民生需求、服务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全新经济学分析范式。具体的重构路径体现在以下四大基础理论层面：

（一）对边际效用价值论/均衡价格论的重构：锚定“劳动力价值定价”，破解资

本定价权扭曲

1.传统理论的核心框架与内在缺陷

边际效用价值论与均衡价格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与“无形之手”理论并列构成“市场有效论”的两大支柱。其核心主张是，商品价值由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与生产者的边际成本共同决定，市场通过价格的自发波动实现供需均衡。这一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默认货币制度的外生性，完全忽视了货币垄断制度下，金融资本通过掌控货币发行权与定价权，对效用核算与成本核算的系统性扭曲。在金融资本主导的定价体系中，商品价格反映的是资本的边际收益，而非民生的真实需求与劳动的真实价值，最终导致“价格背离价值、生产背离消费”的市场失衡。

2.重构：提出“劳动力价值定价”新逻辑

本研究以“货币本质是劳动力”为元理论起点，重构价值形成与价格均衡的底层逻辑，提出“劳动力价值定价”这一核心概念。

（1）价值锚点重构：将价值的终极来源从“资本主导的边际效用”转向“生育劳动支撑的劳动力价值”，明确人类的生育劳动与人的再生产活动，是一切经济价值的本源。

（2）价格均衡重构：主张市场价格的均衡状态，应当是劳动力价值的充分体现与民生需求的精准匹配，而非资本边际收益的最大化。

（3）制度前提重构：强调货币制度是价值形成的内生变量，唯有通过生育铸币制度实现货币主权归民，让增量货币直接转化为育儿家庭的民生资本，才能消除资本定价权的扭曲，让价格回归服务民生需求的本源。

（二）对帕累托最优理论的重构：提出“普惠福利最优”标准，矫正货币发行的元分配不公

1.传统理论的评判局限与现实悖论

帕累托最优理论的核心主张是，在不损害任何一个人福利的前提下，无法再增进社会中任何一个成员的福利，此时的资源配置状态即为最优。这是福利经济学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黄金准则”，与“无形之手”的“市场最优论”一脉相承。但这一理论成立的隐性前提是货币发行的元分配公平。然而在货币垄断制度下，铸币税被少数群体独占，社会财富呈现“金融资本集中、民生资本枯竭”的二元分化格局，这种元分配存在结构性、制度性不公。因此，传统理论下的帕累托最优，本质上是“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最优”，是一种牺牲民生福祉的局部最优，而非全体人民的普惠最优。

2.重构：确立“劳动力价值最大化+系统协调”的“普惠福利最优”标准

本研究摒弃单一的效率导向，提出“普惠福利最优”这一新的福利评判标准，其核心内涵是“劳动力价值最大化+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协调”的综合最优状态。

（1）评判标准重构：将福利最优的衡量维度，从“资本福利”转向“人的福利”，以“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为终极目标，强调劳动力价值的充分实现是福利最优的核心前提。

（2）实现路径重构：指出唯有通过生育铸币制度进行分配重构，将铸币税红利回归生育劳动创造者，矫正货币垄断制度导致的元分配不公，才能让资源配置真正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实现从“资本最优”到“民生最优”的根本转变。

（三）对乘数效应理论的重构：构建“人本乘数效应”，摆脱末端刺激依赖

1.传统理论的政策困境与次生风险

乘数效应理论是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政策的理论基石，与“无形之手”的“市场失灵论”互补，共同构成传统宏观经济治理的逻辑框架。其核心主张是，通过扩大政府投资、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等方式，能够在产业链上产生数倍于初始支出的总需求增长，从而拉动经济复苏。这一理论的本质是“末端刺激”，其政策实践依赖债务扩张与货币超发，政策红利大多流向资本端，不仅无法解决民生资本枯竭的根源性问题，反而会引发债务累积、通胀高企、资产泡沫等一系列次生风险，陷入“刺激→泡沫→危机”的恶性循环。

2.重构：构建“人本乘数效应”内生增长机制

本研究跳出传统政策干预的末端思维，从货币制度改革的源头入手，构建全新的“人本乘数效应”理论。

（1）动力起点重构：将乘数效应的起点从“政府投资/信贷扩张”转向“生育补助直达育儿家庭”，通过生育铸币制度将增量货币精准转化为民生资本，直接激活家庭部门的刚性物质消费与潜在人力服务消费需求。

（2）传导机制重构：形成“生育劳动补偿→民生资本积累→消费需求扩容→生产精准响应→就业质量提升→民生资本再增殖”的内生乘数循环，即每一次循环产生的就业收入增量，都会部分转化为下一轮的消费需求，形成正向循环。这一循环不依赖债务扩张，没有次生风险，其增长动力源于人的再生产，具有可持续性与普惠性。

（四）对经济增长理论的重构：创立“人本增长模型”，实现从资本驱动到人本驱动的转型

1.传统理论的增长迷思与发展陷阱

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将“人的再生产”简化为单纯的劳动力

数量供给变量，将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归结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劳动力数量增长，长期增长则依赖外生的技术进步（即索洛余值）。而在本研究视角下，科技进步必须家庭生育孩子来传承，否则所有科技都会失传，因此所谓的“索洛余值”不过是家庭部门生育劳动价值的宏观投影。

传统理论的核心缺陷在于，把家庭生育劳动所创造的劳动力增量价值用“索洛余值”替代，成为“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完全无视了生育劳动价值本源对经济增长的根本支撑作用。与此对应，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经济增长变成了金融资本的无限增殖，其实质是对家庭生育劳动的系统性剥削，最终导致分配失衡、生产过剩、贫富分化与生育衰退，尤其让后发国家陷入“外资依赖、产业空心化、货币主权旁落”的发展陷阱。

2.重构：创立“人本增长模型”，明确后发国家自主现代化路径

本研究将“人的再生产”置于经济增长的核心位置，创立“人本增长模型”，实现增长动力与增长模式的根本性转型。

（1）增长动力重构：将“人的再生产”确立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核心动力，明确生育劳动是货币价值的终极来源，民生资本是技术进步的需求导向。技术进步不再是脱离民生的外生变量，而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生结果。

（2）增长路径重构：提出后发国家摆脱发展陷阱的全新路径——通过生育铸币制度培育民生资本，激活内需市场，引导实业资本向托育、养老、绿色制造等民生产业集聚，形成“民生资本扩容→消费需求升级→实业资本增殖→就业质量提升→民生资本再扩容”的闭环增长回路。

（3）增长本质重构：提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劳动力价值提升+服务消费升级”的协同发展，而非资本积累的无限扩张，最终实现从“资本驱动增长”到“人本驱动增长”的范式转型。

以上四大传统理论分别对应“价值由什么决定（边际效用）→什么是最优状态（帕累托）→政策如何撬动经济（乘数）→长期增长来自哪里（索洛）”这四大核心命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支柱。本研究对它们的系统性重构，共同构筑了“劳动力价值最大化”市场均衡理论的坚实学理基础，为生育铸币制度的实践落地，以及后发国家实现自主可控的现代化，提供了完整的理论支撑与行动指南。

第六章 生育铸币制度打通经济循环的联动路径与保障机制

生育铸币制度并非单纯的货币发行改革，而是通过“制度设计—路径打通—机制保障”的系统性构建，推动生产、消费、服务三大环节形成闭环联动。这是“人本循环”的主体，既实现短期产销两旺，又筑牢长期经济持续发展的根基。其实践路径围绕“循环打通”与“长效保障”双向发力，确保经济增长的内生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与实践路径。本章聚焦“实操执行”，回答“制度如何平稳落地并持续运转”。

一、打通经济循环：民生资本→消费需求→生产服务→充分就业的联动路径

协同联动的核心是打破传统制度下生产与消费、服务与就业的割裂状态，通过民生资本的精准赋能，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服务吸纳就业”的良性循环，让经济循环真正活起来。本路径的设计严格遵循“人本循环”，以民生资本转化为核心纽带，确保需求端源于人的真实需要，供给端适配人的全面发展，就业端保障人的价值实现。

（一）民生资本向物质消费与服务需求的转化通道

生育铸币制度通过生育补助直达育儿家庭，培育民生资本，再通过两条核心通道实现价值转化：

1.物质消费转化。民生资本将优先流向与人的再生产直接相关的刚性领域：育儿家庭会将生育补助用于婴幼儿食品、童装、玩具、教育装备等直接育儿物资采购，用于住房改善、轿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更新，用于日常餐饮、健康护理等基础生活消费。这种转化并非无序扩张，而是基于家庭真实需求的精准投放，既消化传统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又为物质生产提供清晰的需求信号，推动生产结构向民生导向优化，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生产基础。

2.服务需求转化。民生资本将释放长期被抑制的人力服务需求：将用于托育服务、早教课程、亲子活动等育儿相关服务消费，随着家庭生育与养老压力缓解，还将衍生出健康管理、文化旅游、终身学习等进阶服务需求。这种转化不仅激活托育、养老等民生服务产业，更推动服务消费从“奢侈品”转变为“必需品”，形成规模庞大、持续稳定的服务需求市场，为第三产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内涵，同时为劳动力提供广阔就业空间。

以上两条转化通道相互支撑、动态平衡：物质消费的满足为家庭释放更多时间与精力参与服务消费，服务消费的升级又进一步提升家庭生活品质与生育意愿，反过来

促进物质消费的扩容，形成“民生资本→双需求激活→双市场繁荣”的正向循环。

（二）物质消费与服务需求向生产供给的精准传导

消费需求的有效激活需要高效的传导机制，才能让生产端精准捕捉需求信号，避免供需错配。生育铸币制度通过“市场信号+政策引导+技术赋能”三重机制，实现需求向供给的精准传导。

1.市场信号传导。民生资本驱动的消费与服务需求具有“规模化、常态化、可预期”的特征：育儿家庭的刚性消费需求形成稳定的市场订单，托育、养老等服务需求催生标准化的服务产品，这些信号通过电商平台、行业协会、企业调研等渠道快速传递给生产端，引导企业调整产能、优化产品结构。例如，婴幼儿配方奶粉企业可根据新生儿数量增长数据扩大产能，托育机构可根据区域育儿家庭分布精准布局服务网点，实现“需求多少、供给多少”的动态匹配，避免资源浪费与产能过剩，呼应“物质生产可控”的核心原则。

2.政策引导传导。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标准制定等措施搭建需求与供给的对接桥梁：出台民生产业扶持政策，鼓励企业聚焦育儿、养老等领域开展技术创新；建立托育服务、养老护理等行业标准，规范服务供给质量；搭建线上线下结合的需求对接平台，让分散的家庭需求汇聚成规模化的市场订单，降低企业供需对接成本。这些政策设计，旨在推动生产供给向绿色低碳、普惠共享方向转型。

3.技术赋能传导。数字化技术为需求传导提供高效工具：大数据分析可精准预测不同区域、不同收入层级家庭的消费与服务需求趋势，帮助企业进行精准生产与服务布局；互联网平台打破地域限制，让县域、农村地区的育儿家庭也能便捷获取优质服务资源，推动生产与服务供给向下沉市场延伸，实现城乡供需对接的均衡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目标实现。

（三）人力服务产业对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拉动路径

人力服务产业作为协同联动的核心枢纽，通过“就业吸纳→收入增长→需求再扩张”的传导链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其拉动路径体现在就业、收入、增长三个维度的层层递进。

1.就业拉动。人力服务产业具有极强的就业吸纳能力：如前所述，托育服务领域、养老服务领域、文旅服务领域和配套产业都将扩充更多就业岗位，大量解决青壮劳动力就业。

2.收入增长。人力服务产业的就业吸纳将直接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从事托育、养老、文旅等服务工作的劳动力，将获得稳定的工资报酬，其收入水平将随着生育铸币制度的持续和服务产业的繁荣逐年提升，夯实民生资本。收入增长后，这部分群体又会将收入用于物质消费与服务消费，形成“就业增收→消费扩容→生产繁荣”的二次拉动效应，进一步扩大内需市场规模。

3.经济增长。人力服务产业将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随着人力服务产业规模扩大，这一产业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柱；同时，服务产业的发展将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增长，例如托育服务将拉动早教设备、儿童安全产品等制造业发展，养老服务将推动康复器械、智能养老设备等产业升级，形成“服务产业引领、多产业协同”的增长格局，推动经济增长从“资本驱动”向“民生驱动”转型。

二、长效保障机制：产销平衡与服务扩容的维护

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必须建立长效保障机制，防范市场失衡回潮与服务扩容乱象，确保经济循环稳定运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长效制度保障。

（一）口粮价格稳定的底层保障体系

国家发行货币用于生育补助后，只要管住“粮食、水、电、气和电信网络”等口粮价格，就能控制住整体物价，不会带来物价上涨。口粮价格是物价稳定的“压舱石”，也是产销平衡与服务扩容的基础前提。保持口粮价格稳定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国家财政可以给口粮生产者更多的补贴；二是科技进步会带来更大的口粮产出和更低的生产成本。所以国家完全可以控制住口粮价格。

即使遇到天灾使大量粮食减产，国家采取定量配给、政府定价和严打投机，也能管住口粮价格。只要口粮价格不涨，其他物价就很难涨起来。

（二）资本协同规制，阻断金融资本无序扩张

国家通过生育铸币制度培育民生资本、引导实业资本，同时约束金融资本，阻断民生资本、实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无序转化，例如严打高利贷、取缔网贷等等，阻止金融资本的掠夺性增殖，形成“民生资本激活、实业资本繁荣、金融资本有序”的协同发展格局。这一资本协同规制的目标是保护民生资本稳定增殖、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措施。

（三）人力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与标准规范

人力服务产业的健康扩容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需要政策支持与标准规范双轮驱动，避免“野蛮生长”与“供给不足”并存的乱象，为中国式现代化培育高质量的

民生服务产业支撑，这是激活人力服务无限潜力的核心举措。

在政策支持方面，政府将从财政、土地、人才三个维度提供系统性支持：财政上，对普惠性托育、养老机构给予初期运营补贴；土地上，保障托育、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供给，在新建住宅小区中按比例配套托育机构与养老服务中心，优先利用闲置公共设施改造民生服务场所；人才上，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托育护理、养老康复等专业。这些政策设计，旨在推动人力服务产业规模化、普惠化发展，直接对接中国式现代化“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的民生目标。

在标准规范方面，建立覆盖服务全流程的标准体系：在服务质量方面，制定托育机构的师资配比、安全防护、课程设置标准，养老机构的护理等级、设施配置、服务流程标准，确保服务质量可衡量、可监督；在收费标准方面，对普惠性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明确收费上限与调整机制，对市场化服务实行明码标价制度，禁止乱收费、变相涨价等行为；在行业监管方面，建立服务机构备案制与动态评估机制，对服务质量不达标、违规收费的机构予以清退，引入充分竞争机制，对垄断市场的服务机构进行强制拆分，保障消费者权益。通过完善标准规范，推动人力服务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高品质的民生服务保障，同时促进服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政策支持与标准规范协同发力，既为人力服务产业提供发展动力，又划定发展边界，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形成“政策扶持→标准引领→产业升级→需求扩容”的良性循环，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服务产业支撑。

第七章 生育铸币制度下的“生产—消费”新生态

生育铸币制度通过货币主权归民与生育劳动价值补偿，将打破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市场失衡困局，催生出“物质产销平衡+服务消费升级+社会互助深化”的生产—消费新生态。这一生态并非孤立的环节优化，而是“人本循环”下各维度相互赋能、协同发力的有机整体，核心目标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经济循环的实践载体，最终实现经济循环的内生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本章聚焦“生态具象”，回答“生育铸币制度落地后会形成怎样的经济社会形态”。

一、物质产销平衡：生产与消费的精准匹配

物质产销平衡的核心是让生产活动精准对接真实消费需求，避免商品大量积压的资源浪费，这一目标通过生产结构优化与资源高效配置的双向发力得以实现，呼应了

“物质生产可控”的核心主张。

（一）民生产业导向的生产结构优化

在生育铸币制度下，生育补助直达育儿家庭，将激活围绕人的再生产的刚性物质需求，引导生产结构向民生产业聚焦优化。企业不再盲目追求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短期利润，而是转向与生育、教育、居住、健康等民生需求直接相关的领域布局。

在农业领域，围绕婴幼儿食品、绿色农产品等需求，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的优质农业生产基地，保障口粮及特色民生食品的稳定供给，同时通过科技赋能降低生产成本，呼应物质消费的刚性特征。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粮食安全”的底线要求，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发展路径。

在制造业领域，聚焦婴幼儿用品、普惠型家电、家庭乘用车、教育装备等产品，推动产能向高性价比、绿色低碳方向升级，逐步淘汰落后产能与同质化竞争，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建设”的品质导向。

在建筑业领域，围绕家庭居住需求，增加保障性住房、适配育儿家庭户型供给，配套完善社区便民设施，使房地产开发回归居住属性而非资本投机工具，直接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住房保障目标。

这种以民生产业为导向的结构优化，使生产活动与民生需求深度绑定，从源头减少市场失衡的可能性，为物质产销平衡奠定产业基础。

（二）供需对等的资源高效配置实现

生育铸币制度通过“生育补助→民生资本→消费需求”的清晰传导，能为市场提供可预期的需求信号，推动资源在各产业、各区域间高效流动与精准配置，充分释放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市场优势。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实业资本无需再涌入虚拟经济领域空转套利，而是投向民生相关的实体产业；劳动力从过剩行业向民生产业转移，化解部分行业就业内卷与民生领域用工短缺的矛盾。例如，婴幼儿用品企业根据生育人口增长数据扩大产能，教育机构根据学龄儿童规模布局教学网点，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适配需求”的动态平衡，避免资源浪费与产能过剩。而推动这一平衡的关键在于市场有只无形的手：哪里能赚更多钱，劳动力就往哪里走；由于生育铸币制度能够解决普遍性的生存危机，人们无需拼命赚取饭钱，因此赚钱少或不赚钱的行业将无法吸引劳动力加入，只能面临淘汰；并且人们也会主动避免往不赚钱的领域搞重复投资，理由是不差饭钱。

从区域配置来看，生育补助使县域、农村地区的育儿家庭获得稳定收入，能激活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推动生产资源向中小城市和乡镇延伸，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这种供需对等的资源配置，既能避免传统范式下“重生产、轻需求”导致的资源浪费，又通过需求的全域覆盖实现生产要素的均衡利用，最终达成物质产销的精准匹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经济循环支撑。

二、服务消费升级：人力服务深化与就业协同

服务消费升级是核心经济增长点，以托育、养老、文旅为核心的人力服务领域不仅能满足民生迫切需求，更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实现服务深化与就业吸纳的双向协同。这是生育铸币制度下，用“人口消费力”驱动经济增长，精准对接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目标要求。

（一）托育服务体系：覆盖全周期的育儿支持与青壮劳动力投入

生育铸币制度能够解除家庭育儿的经济压力，推动托育服务从“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催生覆盖孕前指导、孕期护理、婴幼儿照护、早期教育的全周期托育服务体系，既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基础，也能吸纳大量青壮劳动力稳定就业。

在服务供给层面，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场地支持等措施，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托育机构建设，形成公办、民办、社区嵌入式托育机构多元并存的格局；托育机构聚焦专业化、规范化发展，配备专业保育员、早教老师、健康管理师等人才，提供普惠性与高品质并存的服务选择。在劳动力投入层面，托育服务领域能吸纳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劳动力与专业技术人才，既解决青年就业难问题，又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力素质，形成“服务需求增长→就业岗位扩容→服务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这一循环既发挥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劳动力优势，又通过青年就业增收扩大消费市场，实现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赢，也能让广大青壮劳动力在社会服务中实现自我价值。

全周期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既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让父母有更多精力投入生产与消费，又通过劳动力的精准吸纳，实现民生改善与就业增长的协同推进，为人的再生产提供坚实支撑。

（二）养老服务体系：多元化养老保障与劳动力就业吸纳

随着民生资本积累与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全民普惠养老金制度建立，养老服务需求将持续升级，催生多元化、高品质的养老服务体系，成为吸纳劳动力的重要领域，直接呼应中国式现代化“老有所养”的民生愿景。

养老服务体系涵盖生活照料、健康护理、精神慰藉、康复理疗等多个维度：居家

养老服务通过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上门护理等形式，满足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机构养老服务聚焦专业化、规模化发展，配备专业护理人员、营养师、康复师等团队；智慧养老服务借助科技手段，提供远程健康监测、紧急救助等便捷服务。这些服务场景的拓展，能创造大量护理、管理、技术等岗位，有效吸纳青壮劳动力与退休再就业人员，尤其为农村转移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提供就业渠道。

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既实现“老有所养”的民生目标，又通过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增加社会消费总量，形成“养老服务扩容→就业增收→消费提升”的传导链条，为经济循环注入持久动力，同时能让老年群体共享发展成果。

（三）文旅服务体系：民生赋能下的消费升级与产业扩容

随着生育铸币制度和全民普惠养老金制度解除家庭生育与养老压力，民生资本持续积累将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文旅服务不再是“奢侈性消费”，而是成为满足家庭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载体，形成“民生保障→需求释放→文旅升级→就业吸纳”的良性循环。

在需求端，家庭消费潜力得到系统性释放：育儿家庭借助托育服务支持，拥有更多时间参与亲子文旅、研学旅行等活动，推动主题乐园、自然教育基地、亲子民宿等业态繁荣；中青年群体摆脱养老与育儿的双重压力，转向文化体验、户外探险、康养旅居等品质化文旅消费，催生非遗体验、乡村民宿、森林康养等细分场景；老年群体在普惠型养老服务保障下，参与老年游学、康养旅游、红色文旅等活动，形成规模庞大的银发文旅市场。这种全年龄段、多元化的需求爆发，能为文旅产业提供持续稳定的市场支撑。

在供给端，文旅产业向“民生导向+品质升级”转型：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推动文旅资源与民生需求精准对接，打造普惠性文旅产品与高品质服务并行的供给体系；企业聚焦家庭、老年、青年等不同群体需求，开发定制化文旅产品，例如针对亲子家庭的研学课程、针对中青年的深度体验项目、针对老年人的康养旅居套餐，同时依托数字化技术优化服务流程，实现“预约便捷化、体验个性化、保障全方位”。文旅产业的扩容不仅直接创造导游、运营管理、策划设计等就业岗位，更带动餐饮、住宿、交通、土特产销售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形成“核心产业+配套服务”的就业生态，有效吸纳劳动力就业。

文旅服务体系的完善，既是丰富精神文明建设的载体，让家庭在文旅消费中实现情感联结与自我提升，又通过产业升级与就业吸纳反哺经济循环，成为“服务消费升级”的重要增长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物质富足的基础上实现精神文明的全面提升。

（四）人力服务产业链延伸：技能培训、社区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

托育、养老等核心人力服务的发展，将带动技能培训、社区服务、健康管理等配套产业的延伸，形成完整的人力服务产业链，进一步扩大就业容量与服务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产业支撑。

在技能培训领域，针对托育师、养老护理员、健康管理师等岗位需求，职业院校、培训机构与企业合作开展定向培训，既保障人力服务领域的人才供给，又为劳动力提供技能提升与职业发展的通道；在社区服务领域，围绕家庭生活需求，发展社区便民服务、亲子活动策划、老年文娱活动组织等业态，丰富服务消费场景，让家庭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释放更多消费潜力；在健康管理领域，延伸出体检、慢病管理、康复训练等配套服务，与托育、养老服务形成互补，满足人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

人力服务产业链的延伸，不仅能拓宽服务消费的广度与深度，更能构建“核心服务+配套产业”的就业生态，使劳动力在产业链各环节实现价值匹配，同时推动服务消费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品质化升级，成为产销两旺的重要支撑，使社会各阶层在产业协同中实现共同发展。

三、社会互助深化：形成“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的价值闭环

社会互助深化以人力服务为载体，构建起代际之间、家庭之间的互助网络，全面实现“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既促进社会和谐，又进一步放大经济循环的增量效应，其最终指向与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明内核高度契合。

（一）青壮劳动力在人力服务领域的价值实现

在托育、养老、文旅等人力服务领域，青壮劳动力凭借生命活力、专业知识与学习能力，通过专业服务既获得稳定的收入回报，又通过服务他人获得职业成就感与社会认同，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成为连接“幼”与“老”的核心纽带。

例如，青年托育师通过科学育儿理念与专业照护技能，助力婴幼儿健康成长；青年养老护理员通过贴心服务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让老年群体共享发展成果；青年社区工作者通过组织便民活动促进邻里互助，强化社会协同纽带。这种价值实现不仅解决青年就业问题，更让青年群体深度参与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夯实社会互助的人才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人力支撑。

（二）家庭生育与养老压力缓解后的消费潜力释放

社会互助体系的完善，能有效解除家庭在生育与养老方面的压力，使家庭能够将

更多精力与收入投入到其他消费领域，释放潜在消费潜力，推动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品质型”升级。

过去，家庭因育儿成本高、养老负担重，不得不压缩教育、文旅、健康、品质生活等方面的消费；生育铸币制度下，托育服务解决“带娃难”问题，养老服务解决“养老愁”困境，家庭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品质型”升级。例如，年轻父母在托育服务的支持下，有时间参与文旅消费与自我提升消费；中年群体在养老服务的保障下，敢于扩大品质家居、健康管理等消费，形成“压力解除→消费扩容→生产繁荣”的良性循环，进一步巩固产销两旺的局面。

（三）代际互助驱动的社会和谐与经济循环增效

社会互助深化构建起“青年服务老幼、老幼赋能社会、社会反哺个体”的代际互助格局，既能促进社会和谐，又能实现经济循环的增效。

青壮劳动力为婴幼儿提供成长支持、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保障人的再生产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婴幼儿的健康成长为未来劳动力供给奠定基础，老年人的经验智慧为社会发展提供借鉴；社会通过生育补助、服务保障等机制，为个体发展提供支撑，形成“代际互助→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正向传导。

这种代际互助不仅减少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更让经济循环摆脱“资本驱动”的单一依赖，形成“人的发展→互助协同→经济增效”的内生逻辑，使生产－消费新生态更具韧性与可持续性，最终实现“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的终极社会理想与经济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同时这一经济循环也将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实践载体。

第八章 以生育铸币制度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发展根基

生育铸币制度通过重构“生产－消费”循环，不仅破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市场失衡困局，更在经济、社会、文明三个维度孕育出深远价值，推动人类社会从“暴力文明”向“生育文明”跃迁。这是“人本循环”的价值内核，彻底扭转“经济发展服务于金融资本增殖”的异化逻辑，回归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再生产”本源，推动民生改善和文明进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经济支撑与文明引领。本章将揭示这一核心机理，聚焦“价值升华”，回答“生育铸币制度有何长期价值”。

一、经济价值：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培育

生育铸币制度的“人本循环”摆脱了对资本扩张与外部市场的依赖，能够培育出

兼具韧性与活力的内生增长动力，实现经济增长稳定性与创新性的双重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原创经济发展理论支持。

（一）经济循环畅通，增长稳定性提升

在银行货币垄断下，经济增长依赖金融资本驱动与外部需求拉动，易受资本投机、贸易摩擦等因素冲击，呈现“繁荣－危机”的周期性波动。生育铸币制度通过“生育补助→民生资本→消费需求→生产响应”的闭环传导，构建起“需求牵引生产、生产保障就业、就业支撑消费”的内生循环，从根本上提升增长稳定性。

在这一循环中，生育劳动的持续性决定需求的稳定性：新生儿的持续诞生带来刚性物质消费与服务需求，为生产端提供长期可预期的市场信号。企业无需依赖短期资本炒作或外部市场波动，能够根据民生需求有序安排生产、优化产能。同时，物质生产与服务产业的协同发展，形成“双轮驱动”增长格局：物质生产满足基础需求，服务产业创造增量价值，二者相互支撑，有效抵御单一产业波动对经济的冲击。

这种循环畅通的增长范式，彻底改变传统经济“依赖债务扩张、掠夺民生资本”的不可持续路径，使经济增长建立在人的再生产与民生改善的坚实基础上。在这一范式下，国家将形成“基础阶层增收、中产阶层扩容、高产阶层引领”的共生共荣经济体，让经济增长具备自下而上的坚实支撑，避免贫富分化导致的增长断层，为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提供稳定经济底盘。

（二）物质生产与服务产业协同，创新活力激发

生育铸币制度将激活多元需求，为物质生产与服务产业的协同创新提供广阔空间，推动创新从“资本逐利导向”转向“民生需求导向”，激发持续创新活力。

在物质生产领域，民生需求升级倒逼企业技术创新：为满足育儿家庭对安全、健康、高性价比产品的需求，企业加大婴幼儿食品、绿色家电、普惠型住房等领域的研发投入，推动产品升级与产能优化；为适配物质消费的刚性特征，企业聚焦低碳环保、资源高效利用等技术创新，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生产可控与需求适配”的动态平衡。这些创新既满足民生需求，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在服务产业领域，托育、养老等人力服务的深化需求，驱动服务模式与技术应用创新：托育机构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开发个性化早教课程与健康监测服务；养老产业推广智慧养老设备与远程康复服务，提升服务效率与质量。同时，服务产业的创新反向带动物质生产领域技术升级，如智能托育设备、康复器械等产品的研发，形成“服务需求→技术创新→物质生产→服务升级”的协同创新循环。

这种协同创新不再受限于资本短期盈利诉求，而是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持续迭代，

使创新活力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引擎。

二、社会价值：民生改善与社会和谐

生育铸币制度的本质是通过分配公平实现民生改善，让经济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价值，直接呼应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一）“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的全面实现

生育铸币制度以培育民生资本为核心，精准破解生育、就业、养老三大民生痛点，推动“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从政策愿景转化为社会现实，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保障体系。

“幼有所育”体现为全周期托育服务体系的完善：生育补助降低家庭育儿成本，普惠性托育机构普及解决“带娃难”问题，专业早教服务为婴幼儿健康成长提供保障，让每个孩子获得平等成长起点，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根基。

“壮有所用”表现为就业机会扩容与价值实现多元：托育、养老、社区服务等产业创造大量优质就业岗位，青壮劳动力能在服务民生的领域实现职业价值，农村转移劳动力与下岗人员也可通过技能培训进入服务产业，实现稳定就业。这将充分释放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劳动力优势，让就业成为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载体。

“老有所养”得益于普惠型养老体系的构建：全民普惠型养老金制度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多元化养老服务满足不同层级需求，让老年人安享晚年，体现代际互助共生，让养老从家庭沉重负担转变为社会共同保障的民生工程。

三大民生目标的全面实现，彻底缓解家庭生育与养老压力，让个体从繁重家庭负担中解放，全身心投入生产与发展，形成“民生改善→压力消除→社会进步”的正向循环。

（二）贫富差距的系统性收敛与就业质量稳步提升，社会和谐稳定

在银行货币垄断下，银行部门独占铸币税与金融资本钱生钱剥削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而生育铸币制度通过分配机制重构，实现贫富差距系统性收敛与就业质量本质提升。

在贫富差距收敛方面，生育补助的普惠性特征从元分配环节筑牢公平根基：无论地域、阶层、收入水平，育儿家庭均能平等获得生育补助，民生资本培育让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站在更公平的发展起点。同时，物质消费的刚性约束可以避免财富增

长带来的消费无序扩张，精神消费与服务消费的扩容为不同阶层提供平等发展机会，形成“共富而非均富”的动态平衡。

在就业质量提升方面，服务产业发展推动就业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托育师、养老护理员、健康管理师等岗位不仅提供稳定收入回报，更通过专业技能培训、职业晋升通道建设，让劳动者获得持续成长空间。同时，资本协同规制阻断金融资本对民生资本的过度剥削，“劳动力价值最大化”的核心市场机制可以增强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工资报酬与劳动价值更加匹配，还可以赢得更多闲暇时间，就业的尊严感与获得感持续增强。

在贫富差距收敛和就业质量提升后，人民幸福快乐、社会安定团结、政治安全稳固，国家堡垒将无比坚固，无法从外部攻破。

三、文明价值：从暴力文明到生育文明的跃迁

生育铸币制度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变革，更是文明形态的大跃迁：以人本循环为内核，推动人类社会从“垄断铸币和金融资本增殖优先”的暴力文明，迈向“生育铸币和人的再生产优先”的生育文明，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文明内核支撑。这一文明跃迁的核心，是从“弱肉强食”的零和博弈，转向“共生共荣”的非零和博弈，让文明发展的核心回归人的生存、繁衍与全面发展。

（一）从“资本增殖优先”到“人的再生产优先”

传统暴力文明的核心逻辑是垄断铸币下的“金融资本增殖优先”，货币被异化为金融资本支配人类社会的核心力量，人沦为金融资本增殖的工具，民生需求与文明延续被边缘化。生育铸币制度从根源上重构这一逻辑，确立“人的再生产优先”的文明核心，让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与繁衍，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色。

在这一文明形态下，货币不再被异化为金融资本掠夺民生的工具，而是生育劳动价值的载体；经济增长不再是金融资本无限增殖的囊中之物，而是保障人的再生产的物质基础；生产活动不再围绕资本逐利展开，而是聚焦民生需求的满足。无论是物质生产领域的民生产业导向，还是服务产业领域的人力服务深化，本质上都是为了保障“人的再生产”：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每个劳动者实现自我价值，每个老年人都能安享晚年。

这种文明转向，彻底摒弃暴力文明“弱肉强食”的零和博弈逻辑，构建起“共生共荣”的非零和博弈体系，使文明发展的核心从“金融资本增殖”转向“人的再生产”。

从“金融资本增殖优先”到“人的再生产优先”的转变，本身蕴含了和平发展的内在逻辑：传统暴力文明下，金融资本扩张驱动的市场失衡必然引发对外部市场、资源的争夺，成为冲突与战争的重要根源；而生育文明以民生福祉为核心，通过内生循环实现经济增长，无需依赖对外掠夺或市场扩张消化产能，能从根本上消除武装冲突的动能，最终将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持久和平。

（二）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银行货币垄断下，资本扩张驱动的市场失衡，导致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形成“人口衰退－经济萎缩－资源枯竭”的恶性循环。生育铸币制度通过“物质消费刚性约束+服务产业无限潜力”的协同设计，将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实践路径。

在人口与经济的协调上，生育铸币制度稳定新生儿数量，保障劳动力供给与消费市场扩容，经济增长与人的再生产形成良性互动：人口均衡发展为经济提供持久动力，经济持续增长为人的再生产提供物质保障。

在资源与环境的协调上，物质消费的刚性特征避免资源过度消耗，科技进步推动物质生产向低碳环保、资源高效利用转型；服务产业作为低消耗、高附加值的产业形态，既创造大量就业与价值，又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这种协调发展模式，彻底打破“经济增长必须以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传统认知，构建起“人口规模总量控制、经济持续繁荣、资源高效利用、环境友好共生”的文明新形态。

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进一步夯实和平发展的根基：既避免资源过度消耗与外部资源依赖，又通过“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的社会互助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降低内部矛盾激化风险。这种“内生和谐”的经济循环将使和平发展成为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

四、终极价值：民富必然国强

生育铸币制度的终极价值是通过货币主权归民实现“民富必然国强”：让铸币税红利直达育儿家庭，持续培育民生资本，直接推动“家家有余粮”的民富格局形成；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稳定增长，既激活了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为实业资本提供持续稳定的订单支撑，推动物质生产与服务产业协同繁荣；又通过人的再生产的稳定推进，为国家培育源源不断的优质劳动力、消费者与纳税人，夯实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

民富带来的消费扩容、就业充分、人口均衡等多重效应，将系统性转化为国家的

经济实力、社会凝聚力与发展韧性：物质产销平衡保障粮食安全与产业自主，服务消费升级培育高附加值产业集群，社会互助深化降低治理成本，最终实现“民生富足→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正向跃迁。这种以民富为根基的国强，摆脱了传统“资本增殖优先”下的发展失衡，具有内生性、可持续性的鲜明特征，真正实现民富与国强的深度统一，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不可动摇的发展根基。

第九章 构建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上文已系统构建了生育铸币制度下普适性的“人本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可适用于各国实现自主经济发展；本章则立足中国国情，聚焦这一理论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的独特应用与价值延伸。

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独特优势能够推动生育铸币制度率先落地，实现人口代际平衡，将助力我国抢占未来发展的战略先机：这将构建起兼具规模优势与质量能级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夯实“国内大循环主导、国际循环赋能”的新发展格局，产生对全球人才、科技、产业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强大虹吸效应，把我国建成全球高端消费、生产和创新中心。在这一范式下，我国将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引领地位，在中美良性竞争中占据主动，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是生育铸币制度的必然结果

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形成，绝非人口数量的简单叠加，而是生育铸币制度重构经济循环后，民生资本培育、人的再生产稳定、消费需求升级三者协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具有区别于传统人口大国的本质特征。

（一）货币主权归民：筑牢内需市场的财富基石

生育铸币制度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增量货币直达路径，将铸币税红利精准转化为家庭部门的民生资本，从元分配环节破解银行货币垄断下的分配失衡困局。育儿家庭获得的持续稳定生育补助，直接转化为可支配收入，既释放婴幼儿食品、教育装备、普惠型住房等刚性物质消费需求，又催生托育、早教、亲子文旅等潜在人力服务消费需求。这种基于民生资本增殖的消费扩容，区别于信贷刺激带来的短期消费脉冲，具备稳定性、普惠性、可持续性三大特征，为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奠定坚实的财富基础。

（二）人的再生产稳定：夯实内需市场的规模底盘

生育铸币制度通过弥补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推动新生儿数量回升至人口代际

平衡水平，形成持续稳定的人口规模，将为内需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消费者红利”。一方面，新生人口增长直接扩容母婴、儿童教育、青少年文娱等细分市场，形成具有长期增长潜力的“人口新赛道”；另一方面，代际平衡的人口结构有效规避老龄化社会的消费萎缩风险，青壮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与收入提升，进一步激活住房、新能源汽车、健康管理等改善型消费需求。人口规模优势与人口结构优势的叠加，使中国内需市场具备“体量庞大、层级丰富、韧性强劲”的核心竞争力。

（三）消费结构升级：提升内需市场的质量能级

民生资本的持续积累推动消费结构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和“品质型消费”跃迁。在物质消费领域，家庭消费从“满足基本需求”转向“追求绿色、安全、高品质”，催生对有机农产品、智能家电、低碳家居等高端产品的需求；在服务消费领域，家庭从“自我承担育儿养老责任”转向“购买专业服务”，托育、养老、健康管理、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占比持续提升，形成超大规模的新兴消费市场。这一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使中国内需市场从“规模驱动”转向“规模与质量双轮驱动”，具备吸引全球高端资源的核心引力。

二、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将产生全球范围的虹吸效应

生育铸币制度催生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是全球范围内稀缺的“高价值市场”，其核心功能在于形成对全球人才、科技、产业等高端生产要素的良性虹吸效应，推动中国从“全球制造基地”向“全球高端生产、消费和创新中心”转型。

（一）消费端虹吸：打造全球高端消费目的地

品质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将使中国成为全球顶级品牌、高端服务机构的战略必争之地。一方面，全球奢侈品、高端汽车、精密医疗设备等品牌将中国市场作为核心增长极，加速其在中国本土化研发与生产，深度适配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另一方面，中国家庭对优质教育、高端文旅、康养服务的需求，吸引全球顶尖教育机构、文旅集团、医疗康养企业入驻中国，推动中国成为全球高端服务消费的新高地。更重要的是，中国市场的消费偏好将逐步成为全球产品设计与服务创新的风向标，例如适合多孩家庭的智能家居功能、契合东方育儿理念的托育服务模式，将被全球企业借鉴推广，使中国从“消费跟随者”转变为“消费引领者”。

（二）生产端虹吸：构建全球高端制造枢纽

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将为全球高端制造业提供“商业化落地的最佳场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向中国集聚。全球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

业的龙头企业，为贴近市场、降低物流成本、快速响应需求，将研发中心、核心制造基地布局中国，形成“研发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销售在中国”的产业格局。同时，国内企业依托庞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加速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与传统“产业转移—低端加工”模式不同，中国的高端制造枢纽建立在“内需支撑+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具备自主可控、韧性强劲、附加值高的特征，将实现从“产业链中下游”向“产业链上游”的跃迁。

（三）创新端虹吸：汇聚全球顶尖创新资源

内需市场的升级需求，是驱动科技创新的核心动力。在生育铸币制度下，民生需求导向的创新模式，吸引全球顶尖科研人才、技术专利、创新企业向中国汇聚。一方面，全球高校、科研机构与中国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聚焦托育、养老、绿色制造等民生领域的技术难题，推动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产品；另一方面，中国庞大的应用场景将为新技术提供“试验场”，例如人工智能在智慧养老中的应用、大数据在精准医疗中的落地，能加速技术的商业化进程，形成“需求牵引创新→创新赋能产业→产业反哺需求”的良性循环。创新资源的集聚，将使中国逐步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主要策源地，为民族复兴注入核心技术动能。

三、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准对接

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催生的全球资源虹吸效应，并非传统霸权国家的掠夺性扩张，而是基于互利共赢原则的和平崛起路径，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内涵高度契合，为国家崛起提供经济、文明、战略三大维度的核心支撑。

（一）经济维度：夯实民族复兴的自主发展根基

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将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从“外需依赖型”向“内需主导型”的转型，彻底摆脱对外部市场、资源的依附。全球资源向中国市场的集聚，将保障国内产业升级的要素供给，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有效抵御国际经济波动、贸易摩擦等外部风险，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同时，高端生产、消费和创新中心的建设，将推动中国经济从“规模增长”转向“质量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与综合国力同步提升，能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文明维度：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底色

与西方发达国家依靠殖民掠夺、金融霸权的崛起路径不同，中国的崛起基于市场自愿选择、互利共赢的原则。全球企业参与中国市场是为分享发展红利，实现互利共

赢，而非被迫接受强权规则；中国的产业升级是为了满足民生需求，而非掠夺外部资源。这种崛起模式，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核心特征，为全球后发国家提供“不靠霸权、不靠掠夺”的现代化新范式。同时，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端服务产业（如中医康养、亲子文旅）通过“一带一路”等合作机制向全球输出，将推动中华文化与中国标准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感召力。

（三）战略维度：实现从“大国”到“强国”的关键跃迁

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催生的全球资源虹吸效应，将推动中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制造大国”到“经济强国”“创新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在产业层面，中国将掌控高端制造业的核心环节，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在市场层面，中国将成为全球消费潮流的引领者，增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在创新层面，中国将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主要策源地，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三者协同发力，将使中国逐步从全球经济的“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愿景”转化为“现实”。

综合上述，生育铸币制度构建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是“人本循环”经济理论在全球视角下的价值升华。这一内需市场既是生育铸币制度的必然成果，也是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战略支点。

第十章 理论溯源与流派对话

本研究的“人本循环”理论，明确了生育铸币制度激活经济循环的底层逻辑。其核心主张可概括为两点：一是将货币主权归还全体人民，通过培育民生资本、引导实业资本、约束金融资本的制度设计，激活真实需求与有效供给，最终实现产销两旺；二是国家的核心职责，正是搭建制度框架、落实货币主权归民，守护经济循环的人本导向与可持续性。本章立足这一理论体系，通过与主流经济学流派的深度对话，进一步厘清本研究的理论传承与范式突破，夯实“人本循环”的学术根基。

一、对国家主义学派的传承与超越

国家主义学派（国民经济学派）是源于 19 世纪李斯特等学者的理论体系，其核心主张是：国家应通过掌控货币主权、实施幼稚产业的阶段性保护政策与针对性产业扶持，反对资本自由放任，主动塑造国民经济结构，以维护经济独立、突破先发工业国的产业与技术垄断，最终实现后发赶超。

本研究与国家主义学派的理论关联，核心围绕“国家与货币和资本关系”展开，

二者共享“国家主导货币主权、约束资本无序扩张”的底层共识，但本研究在核心目标、资本导向与实践路径上有着本质升级，呈现“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性超越”。

从理论传承来看，二者均反对私人资本垄断货币发行权，主张国家掌握货币主权以服务本国经济发展；均批判“资本自由放任”逻辑，强调国家需通过制度干预引导资本流向，避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均将国内经济循环作为发展根本，反对依附外部市场形成的经济脆弱性。国家主义学派提出的“货币主权自主”“生产力优先”主张，为本研究“货币主权归民”“资本服务民生”的逻辑提供重要思想源头，尤其在“国家作为货币与资本的规制者”这一认知上形成理论共鸣。

从本质区别来看，国家主义学派聚焦后发国家工业化初期的“国力提升”目标，以资本为中心，核心是通过国家干预（关税保护、产业扶持）培育实业资本；国家对货币主权的行使最终服务于“产业崛起与国家富强”，价值导向偏向“国强优先”。而本研究以“货币主权归民”为核心纲领，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的再生产、货币制度重构、经济循环畅通”的底层规律，将“民生福祉”作为终极目标，通过生育铸币制度把货币发行红利转化为民生资本，再以民生资本牵引实业资本、约束金融资本，实现“民生－实业－金融”三类资本协同，最终达成产销两旺与共同富裕，价值导向凸显“人民优先”和“民富必然国强”。

在“国家能力”层面，两者的差异同样深刻。国家主义学派强调国家应具备自主决策和动员资源的能力，以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赶超。本研究继承这一立场，但将国家能力的核心从“产业政策执行能力”拓展为“保障人的再生产的能力”：即国家应保障货币主权归民，将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使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的再生产获得制度性的经济保障。在这一框架下，国家的核心职能不是直接配置资源，而是守护货币发行的公平性，使市场运行服务于人的再生产。

从理论超越来看，本研究的人本循环理论突破了国家主义学派的历史局限，实现六大维度的系统性升级，核心体现为从“国强优先”到“民富必然国强”的根本转变：

1.资本导向升级：从“单一实业资本培育”转向“民生、实业、金融三类资本协同”，尤其增加“培育民生资本”为核心环节，以“藏富于民”激活源头需求，破解市场失衡困境，筑牢“家家有余粮”的民生与经济根基。

2.货币主权深化：从“国家单向掌控”升级为“人民实质掌控”，通过生育铸币制度设计，将货币发行权从银行部门迁移至家庭部门，让铸币税红利直达育儿家庭，使货币从资本增殖工具回归民生资本载体，实现货币主权归民。

3.发展目标跃迁：从“单一国家富强”升级为“民富必然国强”，将服务人的再

生产列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运行体系，通过产销两旺实现人民收入提升与国家富强的良性互动。

4.生产力逻辑革新：从“被动保护幼稚产业”转向“主动创造生产力”，摒弃单纯产业保护思路，将人的再生产视为生产力终极来源，提出通过“货币发行锚定生育劳动”的制度设计来支持人的再生产和培育民生资本，长期稳定供给未来的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从根源上构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5.国际循环转型：从“对抗性贸易保护”转向“互利性双循环”，摒弃狭隘保护主义色彩，主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坚守经济自主可控底线的同时，兼顾开放合作与全球共赢。

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核心流派的靶向批判

（一）古典经济学：货币－资本逻辑的异化与局限

古典经济学（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理论体系，隐含“货币主权市场化、资本逐利无约束”的底层逻辑。其将货币视为“市场自发衍生的交换媒介”，默许私人银行与资本力量主导货币发行与流通，货币运行的核心目标是服务资本增殖与跨境套利，而非匹配国内民生需求。其“全球市场同质化”假设正是这一逻辑的自然延伸：通过预设要素自由流动、利益目标统一，为西方垄断金融资本全球逐利扫清理论障碍，最终在发展中国家形成“金融资本主导货币、货币服务金融、销售依赖外部市场”的实践闭环，导致铸币税长期持续流向西方中心国家，形成跨国铸币税掠夺。

在资本导向层面，古典经济学放任金融资本无序扩张，不区分资本属性与流向，导致资本大量涌入泡沫经济，搞金融空转和循环套利；在产销层面则依赖对西方中心国家的出口拉动，忽视国内需求培育，最终陷入“资本集中→市场失衡→外部依赖”的失衡困境。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后发国家大量囤积外汇储备和举借外债，通过外汇占款发行本币，导致货币主权实质旁落与民生资本匮乏，使经济发展失去内生动力。

（二）凯恩斯主义：末端干预，治标不治本

凯恩斯主义针对古典经济学“市场自发均衡”的缺陷，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主张通过政府干预（财政刺激、信贷扩张）撬动需求，但其理论未能触及“银行货币垄断、民生资本匮乏”的根源。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局限是“末端干预、短期脉冲、忽视根源”，治标不治本：其将“有效需求不足”归因于心理预期与市场波动，未认识到货币主权被银行垄断、民生资本培育缺失才是结构性需求不足的核心；干预手段聚焦循环末端，通过财政赤字、

政府负债等方式临时撬动需求，虽能暂时缓解市场失衡，却导致债务累积、通胀压力、资产泡沫等次生风险；在资本导向层面，仍默许银行部门主导货币发行权，未改变“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的异化格局，无法形成“需求持续激活、产销长期平衡”的机制，最终陷入“财政刺激→债务高企→新生儿减少→需求萎缩→循环断裂”的恶性循环。

三、对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的范式超越

传统经济理论（涵盖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及衍生流派）均受限于“资本中心、末端调节”的认知框架，难以破解“商品滞销与消费不足并存”的结构性困境，更无法适配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本研究以“货币主权归民”为核心构建的“人本循环”理论，实现了以下三大范式超越：

（一）理论内核超越：从“以资本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

传统经济发展理论以银行货币垄断为制度前提，以金融资本增殖为唯一目标和核心导向，把人简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范式，最终导致金融资本无限增殖与民生资本逐步枯竭的二元背离，以及商品滞销与消费不足并存的结构性困境，使经济发展彻底偏离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

人本循环理论立足货币主权归民，实现了范式的根本跃迁：将人的再生产作为经济循环的核心服务对象与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把资本视为服务人类生存、繁衍与发展的工具。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重构，通过生育铸币制度将增量货币精准转化为民生资本，激活刚性物质消费与人力服务需求，引导资本流向托育、养老、文旅等民生领域，彻底扭转“金融资本支配人类社会”的异化格局，最终打通经济循环，破解商品滞销与消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二）循环动力超越：从“末端刺激”到“源头激活”

传统经济发展理论始终陷入“末端调节”的认知桎梏：新古典主义迷信市场自发均衡，默许金融资本主导经济循环，忽视民生资本匮乏对需求的系统性压制，无力解决商品滞销与需求不足的结构性失衡；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干预虽能撬动需求，却遗留债务、通胀等风险，无法形成长效支撑。二者均未触及“需求不足的根源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与民生资本缺失”这一核心，始终在循环末端被动应对矛盾。

人本循环理论立足货币主权归民，从循环源头重构动力机制：通过生育铸币制度将增量货币直达育儿家庭，培育民生资本以激活真实需求，这种激活并非单一维度的短期刺激，而是兼顾物质消费与服务消费的协同扩容：既通过家庭刚性物质需求消化

传统实业产能，又通过人力服务需求拉动就业、培育新增长极，形成“源头激活、双向赋能、长效循环”的内生动力，彻底摆脱对末端干预的依赖。

（三）价值导向超越：从“单一增长”到“全面发展”

传统经济理论以资本增殖为核心导向，不区分资本属性与流向，导致资本配置失衡：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空转套利和无限增殖扩张，造成实业资本持续萎缩和民生资本逐步枯竭，与共同富裕目标背道而驰。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产销层面形成“资本集中→消费萎缩→市场失衡”的衰退闭环，导致经济发展与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并存，商品滞销与民生艰困共生，最终将使大量人口陷入赤贫困境，引起社会动荡与战乱。

“人本循环”理论确立“民生资本主导、三类资本协同”的新逻辑，将货币主权归民的制度优势转化为产销平衡与全面发展动能：以民生资本作为核心牵引，精准对接家庭需求；实业资本聚焦民生产业，按需供给以避免过剩；金融资本被严格约束在服务实体经济与民生领域的边界内，杜绝野蛮增殖。这种逻辑既实现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又推动共同富裕、人的再生产与生态保护的协同。

第十一章 生育铸币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对接

生育铸币制度下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成果，也是实现其五大核心目标的关键支撑；生育铸币制度下的“人本循环”经济生态，通过制度创新与机制重构打通经济循环，能与中国式现代化五大核心目标形成全方位、深层次的精准对接。因此该制度能够成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国情，稳定的人的再生产是发挥这一优势的核心前提。生育铸币制度通过生育补助精准赋能育儿家庭，从经济根源上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稳定家庭收入预期，推动新生儿数量回升至合理水平，筑牢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基础。

该制度运行能够形成“生育补助→人口代际平衡→消费力扩容→经济循环畅通”的正向闭环：持续稳定的人口规模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形成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而经济循环的畅通又进一步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反向促进生育意愿提升。这种人口均衡与经济增长的双向赋能，将彻底扭转“人口衰退—消费萎缩—经济低迷”的恶性循环，将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优势。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生育铸币制度从货币发行的元分配改革切入，构建起“铸币税红利全民共享”的公平分配机制，为共同富裕提供底层制度支撑。

在分配公平层面，该制度将打破银行部门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将增量货币直接锚定生育劳动，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让育儿家庭平等获得铸币税收益，尤其缓解中低收入家庭的育儿压力，缩小贫富差距。在机会公平层面，人力服务产业的扩容创造大量包容性就业岗位，为农村转移劳动力、青年群体、下岗人员提供平等的就业与发展通道，促进阶层流动。

与传统二次分配调节政策不同，该制度从根源上矫正分配不公，形成“元分配筑牢公平、二次分配优化调节、三次分配自愿补充”的全链条共富路径。

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生育铸币制度通过民生资本培育，实现物质消费满足基础需求、服务消费丰富精神生活的双重目标。

在物质文明层面，生育补助激活刚性物质消费需求，引导生产端聚焦婴幼儿食品、普惠型住房、绿色家电等民生产业，推动物质生产精准匹配民生需求，实现“产销平衡、物尽其用”，夯实物质文明的根基。在精神文明层面，家庭生育与养老压力的缓解，能让个体从繁重的家庭照料中解放，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教育、文旅、健康等精神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托育、早教、养老等服务产业的发展，更丰富精神文化产品供给，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种“物质消费有保障、精神消费有提升”的发展模式，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生育铸币制度依托“物质消费刚性约束+服务消费无限潜力”的协同设计，构建起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

一方面，人均物质消费的有限性与稳定性特征，决定生育补助带来的收入增长不会引发物质消费的无序扩张，生产端能够根据真实需求精准供给，避免过度生产导致的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契合绿色发展导向。另一方面，人力服务产业作为核心增长极，具有低耗高效的显著特征，无需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即可创造海量就业岗位与经济价值，推动经济增长从“物质依赖”向“服务驱动”转型。

生育铸币制度的运行将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打破“经济增长必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绿色动能。

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生育铸币制度构建的内生循环增长模式，能为和平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该制度彻底摆脱传统货币垄断制度下“资本扩张、民生艰困”的暴力增长逻辑，依托人的再生产激活内需市场，实现“需求牵引生产、生产吸纳就业、就业支撑消费”的内生循环。同时，该制度释放的铸币税红利优先用于国内民生改善与产业升级，让人力服务产业的发展更加强化国内经济的自主性与韧性。

这种“内生和谐”的经济基础，能够从根源上消除冲突与战争的诱因，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崛起”的文明底色。

第十二章 研究结论

本文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分配失衡、人口危机和就业挑战等现实问题，以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战略部署为核心目标，系统构建了生育铸币制度下的“人本循环”经济理论，核心是构建“投资于人牵引投资于物，实现二者紧密结合”的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和“劳动力价值最大化”下的市场均衡理论，形成了一套“生育铸币制度建立→经济循环畅通→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系统性经济理论方案。具体结论如下：

一、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是制约中国式现代化的堵点卡点

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将增量货币直接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独占铸币税，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使金融资本持续增殖，民生资本逐步枯竭。该制度引发个体行为扭曲，人们为赚取生存必需的货币，陷入无序学习、无序生产、过度储蓄的系统性内卷，进而造成市场供需、价格、竞争、要素配置等多重维度的紊乱，导致“商品滞销与消费不足并存、劳动力闲置与人力服务短缺共生”的双重困境，形成“销售困难→就业困难→婚育困难→新生儿锐减→需求减少→销售更困难”的恶性循环。因此，该制度不仅削弱了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优势，阻碍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推进，还破坏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根基，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导向相悖，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堵点

卡点。

二、生育铸币制度是打通经济循环、破解发展困局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生育铸币制度的核心是将增量货币发行权从银行部门迁移至家庭部门，通过 “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放生育补助，实现货币主权归民与精准投资于人。其实质是通过铸币税红利普惠育儿家庭，持续培育民生资本，能够系统性激活刚性物质消费需求与潜在人力服务需求。在物质生产领域，需求信号引导企业聚焦民生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物质产销平衡与资源高效利用；在服务生产领域，托育、养老、文旅等产业扩容能创造海量就业岗位，形成“服务需求增长→就业增收→消费再扩张”的良性闭环；同时，配套的人口规模管控、资本行为规制与口粮价格稳定机制，能为经济循环稳定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生育铸币制度能够突破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桎梏，全面打通经济循环。其核心逻辑是以投资于人牵引投资于物，通过“人的再生产→货币发行→需求扩张→生产响应→就业增收→经济增长→人的再生产强化”的闭环，实现二者的深度绑定和协同发力，形成 “民生改善→消费提质→生产升级→就业增收→经济增长→民生再改善”的正向循环，推动经济内生性增长，最终实现“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战略目标，破解经济发展困局。

三、只有实现“劳动力价值最大化”，才能真正实现市场均衡

生育铸币制度以投资于人牵引投资于物，通过双重维度的价值实现，将构建起“劳动力价值最大化”的市场均衡基础：

其一，生育劳动的价值补偿与人口规模的科学调控形成协同。该制度以生育补助为核心载体，对生育劳动进行持续性价值补偿，同时通过“2 孩基础补助、3-4 孩选择性补助”的差异化政策设计，在保障劳动者自主选择是否生育和生育劳动价值能够充分兑现的前提下，实现人口总规模的精准管控，进而达成“生育劳动价值最大化”导向下的人的再生产市场均衡。

其二，民生资本培育与普通劳动价值提升形成闭环。生育补助持续注入家庭部门，既夯实民生资本根基，激活家庭消费需求，推动消费市场扩容，进而催生海量就业岗位，实现劳动力充足和代际平衡下的“劳动力稀缺”；又让劳动者摆脱生存危机的束缚，无需为生计而陷入无序内卷，能产生较强势的议价权，得以依据自身意愿与能力选择就业岗位，争取到合理薪酬回报、充足休息时间与优质工作条件，实现劳动者权

益最大化。这一过程本质是通过劳动力的自主选择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供给侧自发完成优胜劣汰，既实现内生性充分就业与产销精准适配，又从根源上规避重复建设，最终达成劳资共赢、产销平衡和普通劳动价值最大化下的市场均衡。

以上生育劳动价值最大化和普通劳动价值最大化两方面合并起来，就是“劳动力价值最大化”。这种以劳动力自主选择为核心的市场筛选机制，将引导资源向高效、优质、前沿领域集中，最终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全方位协同的市场均衡。这将是生育铸币制度下，自然形成的市场底层运行新机制。

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无形之手”理论，以“利润最大化”为核心导向追求市场均衡。然而，在货币垄断制度的框架下，货币发行的元分配失衡与金融资本逐利的本质导致数千年来市场始终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均衡。而生育铸币制度通过货币主权归民的制度革新，将“劳动力价值最大化”确立为市场运行的核心逻辑，将彻底破解市场失衡的千年困局。

这一创新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资本主导”的异化逻辑，本质是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根本转向，能让经济增长成果真正惠及全体劳动者与育儿家庭，最终达成民富国强的目标，将成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市场运行机制。

四、“人本循环”经济理论是经济循环范式的根本性创新

本文构建生育铸币制度下的“人本循环”经济理论，以“人的再生产”作为经济循环的起点、终点与核心驱动力，搭建起“主体－传导－结构－保障－目标”五维一体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的核心创新不仅在于构建“货币主权归民+物质产销平衡+服务消费升级+社会互助深化”的经济循环新生态，以“劳动力价值最大化”替代传统经济理论的“利润最大化”重构市场运行核心机制，更在于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边际效用价值论、帕累托最优、乘数效应、经济增长理论等四大传统核心理论的系统性范式重构：通过锚定“劳动力价值定价”、确立“普惠福利最优”标准、构建“人本乘数效应”、创立“人本增长模型”，彻底摆脱西方资本中心主义的桎梏，形成一套立足民生需求、服务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新经济学分析体系。

这一理论具有“经济自增强、内生性增长、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特征，能让劳动者摆脱生存危机驱动的无序内卷，实现劳动价值与报酬的对等匹配；能让经济发展回归“人的再生产”本源，服务于人的生存、繁衍与全面发展，实现“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的社会理想。

“人本循环”理论将社会再生产划分为“人的再生产+物质生产+服务生产”三大

部类，其中人的再生产部类通过生育铸币制度获得稳定保障，为其他两个部类提供劳动力和消费者支撑；物质生产部类围绕人的物质消费需求实现产销平衡；服务生产部类围绕人的精神文化和人力服务需求实现消费升级。三大部类相互依存、协同演进，构成完整的人本经济循环结构。

“人本循环”理论吸收了国家主义学派国家赋能国内循环的视角，突破了凯恩斯主义短期末端干预的局限，形成具有中国原创性的完整经济发展理论体系，是对传统经济循环范式的根本性超越。

五、生育铸币制度将催生出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独特优势能够推动生育铸币制度率先落地，实现人口代际平衡，将助力我国抢占未来发展的战略先机：这将催生出兼具规模优势与质量能级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夯实“国内大循环主导、国际循环赋能”的新发展格局，产生对全球人才、科技、产业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强大虹吸效应，把我国建成全球高端消费、生产和创新中心。在这一范式下，我国将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引领地位，在中美良性竞争中占据主动，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体来看，该制度通过稳定人口出生率、激活内需市场潜力，把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将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通过货币发行的元分配环节改革，缩小贫富差距、促进阶层流动，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通过物质产销平衡保障民生需求、服务消费升级丰富精神生活，将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通过物质消费刚性约束与服务产业低耗高效的特征，避免过度生产导致的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通过构建内生增长范式，实现民富国强，摆脱对外部市场与资源的依赖，消除冲突诱因，支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维度的精准对接，将使生育铸币制度下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成为连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景的关键纽带，为国家崛起提供坚实且可持续的经济支撑。

综合上述，生育铸币制度并非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一场根本性经济制度的深层变革。它通过货币主权归民与经济循环重构，不仅能够实现“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破解当前的人口、就业挑战，更能推动人类社会从“暴力文明”向“生育文明”跃迁，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经济理论方案。

参考文献

亚当·斯密.（1776）. 国富论[M]. 富强，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附录：

国家经济学的核心发现

根据《铸币论》第一篇“导论”，国家经济学有以下核心发现：

一、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

社会再生产分为底层“人的再生产”与上层“物的再生产”两个层面。家庭部门在底层用“生育劳动”创造孩子（劳动力商品），同时创造了货币价值；然后孩子到上层用“普通劳动”创造万物，产生各类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铸币税），这些商品是底层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并用货币来交换。

货币不是“银行的负债凭证”，而是国家设立的统一支付工具，是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即**货币=劳动力**，用于启动生产、商品交换与价值储藏。因此，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也是家庭“造人”的收益权凭证。谁掌控了货币发行权，谁就实际掌控了劳动力，进而占有铸币税，最终占有生育劳动成果。

在以上关系中，生育劳动是“种子”，孩子是长出的“庄稼”，铸币税是结出的“果实”，即**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货币不是“中性的面纱”，而是生育劳动的价值载体、流通工具和社会化表达，也是用于收割铸币税的“镰刀”（索取权凭证）。

然而自国家产生以来，货币发行权被少数群体垄断，导致家庭部门付出长期生育劳动，却没有货币收入，缺钱消费，得不到铸币税。这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剥削机制，也是一切经济困境的总根源。

二、现代经济的核心病灶：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及其背后的美元霸权

货币发行实际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即铸币税分配。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把货币造出来占为己有，剥夺人民的货币主权，拿去买入外汇、黄金和放贷，即通过资产购买和信贷扩张的方式发行货币，将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铸币税）圈入银行后院，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不劳而获。这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病灶。其中，外汇储备的实质是铸币税大量流向美国，并支撑起美元霸权。这表明，出口顺差越多，铸币税流失就越严重，家庭部门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国家有多少 M2 货币，银行部门就占有了多少铸币税。以我国为例，截至 2025 年底，银行部门通过垄断货币发行，占有 3.36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2306.32 吨黄金、超过 300 万亿元的国内金融债权及其他国外金融资产。这是占有了生育劳动的最终成果，

使人民负债严重、消费力不足和利益受损，导致社会分配严重失衡。

三、二元分离：银行占有铸币税，人民只是得到一个货币符号

银行部门每发行一单位货币，就占有了等额的社会财富（铸币税），这是占有了财富的实质；而货币如同击鼓传花一样在人们手里周转，持币人只是得到了一个货币符号和财富的虚名。因此，货币与铸币税二元分离，不可兼得。其实质是银行部门用零成本的货币符号套取了广大人民的真实劳动成果，搞“不等价交换”。这是货币垄断制度下的“合法抢劫”，又称为“铸币税剥削”，使育儿家庭长达 20 年左右的生育劳动白白付出，没有经济回报，沦为最直接的受害者。

四、根本矛盾：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

经济越发展，银行部门发行的货币就越多，占有的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规模就越庞大，即经济增长成果（铸币税）被银行通过垄断造钱的方式攫取，而非转化为家庭部门的民生福祉。这是对家庭生育劳动的系统性剥削，产生“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的根本矛盾，导致国家经济陷入债务高企、需求不足、就业困难、社会内卷的系统性困境；进而使大量年轻人结不起婚、生不起娃，导致新生儿持续减少。

以我国商品出口为例，2024 年出口顺差 0.99 万亿美元，2025 出口顺差 1.19 万亿美元，2026 年持续高位运行。银行部门发行人民币买入这些美元外汇，推动大量净出口，形成银行的天量外汇储备和其他国外资产等金融资本，同时使人民币（M2 货币）不断掺水膨胀，推高育儿成本至天价、抽空生育能力至枯竭，导致新生儿逐步减少。这一现象可用公式表达：“**出口顺差=新生儿减少**”，即用孩子换美元。

五、人口亡国：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必然结局

16-19 世纪，欧洲金融资本利用殖民美洲获得的近乎零成本白银，持续三百年大规模套取中国丝绸、瓷器、漆器等核心商品，窃取中国铸币税，把中国偷了个精光，使中国沦为西方的“货币殖民地”，导致明清两代长期“穷得只剩下白银”，积贫积弱，走向国运衰竭。现在这一铸币税掠夺仍在继续：我国银行部门通过垄断货币发行而占有的天量外汇储备和其他国外资产等金融资本，主要来源于出口顺差，代表了金融资本无限膨胀和向国外的无序扩张与转移；它与民生需求隔离，并非真实的财富，而是美元霸权的提货单，是新中国成立后再次遭受西方“铸币税掠夺”的铁证，也是被偷走的人民血汗。长此下去，国家会不会“穷得只剩下美元”？

自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元霸权推动并主导了全球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这一制度是生长在国家经济体上的“巨型肿瘤”，它附骨吸髓，使广大人民“骨

瘦如柴”，产生“金融资本无限膨胀 vs 家庭生育日渐萎缩”的二元背离。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尽管我们很勤奋、努力地搞生产，不惜 996、007 式地加班加点工作，消耗时间、汗水和生命，却越来越难以养活妻儿老小，致使新生儿越来越少。根本原因在于有人垄断了货币，不断地造钱来偷：我们不断丢失真实的劳动成果，得到的只是不断掺水、不断膨胀、不断贬值、最后将逐步变成废纸的货币符号。长此下去，终将把我们偷个精光，直至人口亡国，使历史悲剧重演。

六、理论遮蔽：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人类社会构筑了“认知囚笼”

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于 16–19 世纪欧洲殖民扩张和长期窃取“中国白银铸币税”的历史进程，现在已经“一统天下”。它将货币曲解为银行的负债凭证，并主张货币中性论，是西方金融统治阶级精心筛选、资助、固化和长期推广的理论工具，旨在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美元霸权提供理论遮蔽，维护其剥削利益。这一遮蔽为人类社会构筑了“**认知囚笼**”，使人们把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美元霸权掠夺铸币税的严重后果，误认为是个人失败、自然规律或市场失灵，失去了反抗意志。

七、唯一出路：国家建立“生育铸币制度”，把货币主权还给人民

唯有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即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用于生育补助，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让“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使货币主权回归广大人民，我们才能补齐消费短板、恢复正常的生育率和推动充分就业，形成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的稳定锚，进而解除人口危机、走出经济困境和摆脱美元剥削，避免重蹈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覆辙，也避免一百年后重演“天下兴亡”的历史周期律悲剧。

生育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核心载体和根本路径，是经济发展的元动力。在生育铸币制度下，育儿家庭将得到财富的实质（铸币税），持续培育人力资本；企业部门招聘工人搞生产，能够持续从家庭部门赚取货币符号，推动充分就业和实现资本增殖；国家在产销两旺中将收取到更多的税收，用于保障民生。这将实现资本服务于人民的对立统一，最终实现家庭幸福、资本增殖、国家强盛的三赢格局，即实现“民富国强”，建成真正的发达国家。